



1022
18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七

祭統

祭禮十一

太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觶師
 兩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以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
 烝冬享先王注疏詳見祭法○春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禮濟虛樂損
盈並行則四
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種章勇
反○疏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樂教世法故此經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一

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
 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
 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
 諸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
 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又曰禮濟虛樂損盈
 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樂損
 盈為文者是樂損盈反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
 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不盈不虛折中得
 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
 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諸萬民為三以致百物
 為四也知化產其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
 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
 先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而性善也又與
 為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鴽雀雉化
 為蛤蜊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
 云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
 其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
 產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

王之禮

相息亮反○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
 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

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為小禮故書治作立鄭司農讀
 為泚泚視也○疏曰詔大號者謂太宗伯告大祝出
 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之親
 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也詔相王之
 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
 曰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
 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
 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為祝辭者
 經云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
 是詔大祝為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
 為小禮者則小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
 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故代行其祭事○疏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
 及哀慘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
 之注云言宰祭者家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
 攝者家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
 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疏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
 祭祀王后不與謂必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

禮記卷之七

卷之七

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
 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
 凡祭祀者先薦後徹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為班
 故退徹文在下也疏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
 班其所當祀及其禮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及公卿
 大夫所食采地○疏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周禮所
 有頒皆讀為班班謂布也云班其所當祀及其禮者
 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明亦班禮與之故
 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
 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大都
 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子男
 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之獻
 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恐經
 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都家
 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六遂
 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相統
 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發
 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親疏
 分於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夫采
 地者謂若載師職公大都鄉小都大夫家邑也○春
 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省牲視滌

濯饗饗之事次序之時○疏曰云序事上曰省牲之
 等者此以經云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謂次第先後故
 取上大宗伯凡祀太廟享大鬼祭大祗帥執事而
 日已下之事下亦有省牲已下故取以證序事唯饗
 饗之言出於特牲一也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上立君上大夫封○疏曰此
 國大貞則大上所謂云凡國大貞上大夫遷之等視高作
 龜者是也又曰此言上事而云神號者案大祝有神
 號幣號又案下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媿
 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上職大貞之屬
 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
 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先鄭云大貞凡
 謂上立君上大夫封大上言不言大遷者引文略也凡
 祭祝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太宗伯之禮○疏
 曰云詔相祭祀之小禮者謂王有故不親行事使臣
 攝祭則為小禮故鄭云羣臣之禮云凡大禮佐太宗
 伯者太宗伯所云者小宗伯佐之也此經所云既未
 至職未輒言此者此已下皆小宗伯專行事不佐太
 宗伯故於中言小祭祀掌事如太宗伯之禮○疏曰小
 之以結上也

王玄冕所祭則小宗伯專掌其○小祝掌小祭祀○疏

事其法如太宗伯也○同上○凡事佐大祝○疏曰經

禮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凡事佐大祝○疏曰經

云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

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

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未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自此

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祝贊禱佐大祝設

熬以下小○大師凡外內小祭祀掌事焉○疏曰外內小

祝專行○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案

司服羣小祀用玄冕鄭注云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

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祀謂宮中七○女祝掌王

祀之等皆小祝專掌其事也○同上○女祝掌王

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

福也○疏曰依祭法王立七祀有戶竈中竈門行泰

厲司命后亦與王同今鄭直云內祭祀竈門戶者以

其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

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

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云

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也者以其后無外事禱祠又

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所求○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

瘳報福之事也○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一

曰祭祀以馭其神○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典法則

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

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采音柴召上照反聃乃

耳反○疏曰則亦法也以八則治三等采地之都鄙

也○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者采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

五祀下注云凡云馭者所以馭之納之於善則於祭

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

同處二十五里案禮記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未必別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者僖二十四年左傳召穆公云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今鄭直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其餘或在畿外故不盡言也引之者證王子弟有采邑也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者案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同上

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曰禮職以事鬼神疏曰云以官府六官者各有職若天官治職地官教職其職不同邦事得有分辨故云以辨邦治也云以事鬼神者以其主祭祀當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職之事也

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鄭司農云大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視祿濯泚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玄謂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盥音資與音餘○疏曰云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者謂官府

之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然後國治得會合故云合邦治也又曰司農雖解祭祀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唯太宰尊不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直言奉馬不兼言奉豕與者司空雖亡案五行傳云聽之不聽時則有豕禍豕屬北方又說卦云坎為豕是豕屬水故知司空奉豕無正文○**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疏曰凡祭祀者所以追養

灰者不見其形多有致慢故禮云祭極敬也是以一日以祀禮教敬灰者尚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

司隸邦有祭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疏曰秋官○**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與其祭祀之禁令**比毗志反○稽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女謂九比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疏曰小司徒副貳大司徒之事大司徒已掌十二教故此小司徒又掌建邦之教灋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云

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者大司徒掌邦國都鄙此小
司徒亦掌之稽考也故亦考其國中及四郊但國中
與四郊皆是六鄉之民所居也併言都鄙者司徒是
掌土地之官故亦兼主采地之法云之夫家九比之
數者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內夫家男女九賦校比
人民之數云與其祭祀者謂鄉中州祭社黨祭宗族
祭醜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又曰夫家猶言男女者
夫是丈夫則男也春秋傳曰云男有室女有家婦人
稱家故以家為女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後鄭
不從者以經掌國中及四郊即是六鄉之內但鄉與
公邑並為溝洫無井田之法故後鄭不從云謂九比
者家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者案大宰云九賦斂
助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邦縣之賦三曰邦甸之賦
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甸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此
文國中四郊都鄙共事相當故知
此九比出九賦者之人數也地官
○閭胥各掌其閭
之徵令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疏曰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是二十五家也徵令謂祭祀役政
喪紀之事凡春秋之祭祀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
任恤者因以讀法以勅戒之故書既為暨杜子春讀

暨為既○疏曰凡春秋之祭祀聚眾庶者謂州長黨
正族師祭祀閭胥皆為之聚眾庶以待驅使也云既
比則讀法者上族師已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
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
是聚眾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
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
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又曰知祭祀
謂州社黨祭族醜者以其黨鄉之內所有祭祀無過
此三者而已故知
○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與其
禮俗祭祀以地媿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萬物○為于偽反省所景反○疏曰土均主調即是
和義故土均以和畿外邦國畿內都鄙之政令及五
刑五禁與其地舍不役之等並須調和之使之得所
也云禮俗祭祀以地媿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者自
禮俗祭祀皆以地之媿惡輕重者地媿則重行之地
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云掌其禁令
者恐有僭踰與下迫故禁令也又曰禮俗邦國都鄙

禮記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六

本注四字
恐衍

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者此土均和邦國都鄙俗者
續也續代不易是知先王舊禮故引曲禮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以證之謂若周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
行殷之禮俗者也云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
節耳者以厚薄解經綴惡禮省解經為輕重之法也
云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天有四時四時生者
則將為禮是合於天時也云設於地財者土地有財
為禮是所設依於地之財也云順於鬼神者鬼神享
德不享味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而為禮則鬼神不
享若能合天時設地財則鬼神享之是順於鬼神也
云合於人心者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則不合人心
若合天時設地財則合人心也云理萬物者若順鬼
神也引之證行禮依地燬惡之義○同上○**鄧師各**
掌其鄙之祭祀為縣五百家為鄧又曰知鄧祭祭者
鄧與六鄉黨同黨祭祭故知此○**鄧長各掌其鄧之**
政令以治其祭祀之事鄧音績○枝猶數也○疏曰
鄧之政令也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若然
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鄧師贊長皆不言所祭神者

六遂與六鄉互見
其義也○同上○**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都或有
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
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
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疏曰知都有山川
者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在其地則祭
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
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案王制云天
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
之因先王先公有功德安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
主者案史記伏義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
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
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君之
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祖王之
廟也云其祭祀王皆賜禽焉者見祭僕云王所不與
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云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
之廟是賜禽法其來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
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造祭僕之事○春
官**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
祖廟○疏曰鄭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
夫不通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在縣

儀禮經傳通考

卷三十一

二

地也大都任疆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二百里之內
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
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
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
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
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
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
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同上

右祭禮總要 ○記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為仲

釋乃脩祭典 重祭禮歲始省 ○喪祭從先祖文上

云志記也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
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孟子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勢也

滕文公上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不務變其

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疏曰此
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
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勢也
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
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
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已本國禮法

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已本國
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
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
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
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
人君勢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
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
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
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公因商奄之
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
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
三代之內喪服為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
從待放未絕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
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為有列有
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為舊君著服故以
未去之時名為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
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

本國之本
本疏作故

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疏曰祭祀之禮若此陳
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
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

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
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
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

金氏禮記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從新國之禮

夫以故國與已無恩與謂起為卿大

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
重言三世也雖有宗族相告而已仕新國而本國
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而已仕新國而本國
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
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
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則不從也又
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
唯與明不與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與之日三世
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為大夫尚冠
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熊氏云案命命決
云丘為制法之主黑緣不代蒼黃聖人特為制
法不與常禮同也與謂起為卿大夫者鄭意云
起為卿大夫者則若為士猶
卑不得變本也○曲禮下

春祭曰祠

祠言食

夏祭曰禘

禘新祭曰嘗

曰烝

進品物也○疏曰此別四時及三代諸祭名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者此
四時之祭名也郭云祠之言食禘之言食禘新祭可為嘗嘗新
穀烝進品物也此皆周禮也自殷以上則禘禘烝嘗

王制文是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禘當之更
名春曰禘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為大祭於夏於
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禘禘又為大祭祭義注
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禘禘嘗烝之名周
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詩小雅云禘禘禘禘禘禘
王此文王之詩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因
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
如西鄰之禘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
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
祭天曰燔
既祭積薪燒之○疏曰祭天曰燔燔者祭天名燔
柴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郭云既祭積薪燒
之大宗伯云以禘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粢燎祀司中司命飆師兩師鄭注云禮之言煙
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禘積也詩曰芄芃械機薪
之標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
煙所以報陽也然則祭天之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
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因名祭天曰燔柴也
祭地曰瘞
既祭埋藏之○疏曰祭地曰瘞瘞者祭
然則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瘞繪埋牲因名祭地曰瘞
狸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中曰瘞狸孫炎曰瘞者瘞

也既祭翳 **祭山曰度縣** 或度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

藏地中 **祭山曰度縣** 曰縣以吉玉是也。疏曰祭

山曰度縣者度縣祭山之名也度謂埋藏之大宗伯

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山林曰狸是也縣

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因名祭山曰度縣郭云或度

或縣置之於山是也又云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

者案中山經云歷兒豕也其祠禮毛大牢 **祭川曰浮**

之具縣以吉玉彼注云縣祭山之名是也 **祭川曰浮**

沈 祭水也或浮或沈。疏曰祭川曰浮沈者浮沈

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云祭 **祭星曰布** 布散祭於

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是也 **祭星曰布** 布散祭於

祭星曰布者李巡曰祭星者以布露祭地故曰布孫

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郭云布散祭於地

祭風曰磔 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

散物因名云郭云今俗當大 **是禴是禘師祭也** 師出

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 **是禴是禘師祭也** 征伐

類於上帝禘於所征之地。疏曰是禴是禘師祭也

者是禴是禘詩大雅皇矣篇文師祭也作者所以解

詩也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郭云師出征伐類於上

帝禘於所征之地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禘於所征之地是也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

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

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

是用尚書說為義也禘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

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

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禘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

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

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

禮故貉祭禘氣勢之什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

禘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禘周禮作貉貉又

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 **既伯既禱馬祭也** 伯祭

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既伯既禱馬祭也** 馬祖

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疏曰既伯既禱馬祭也

者既伯既禱詩小雅吉日篇文馬祭也作者所以釋

詩也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禴微將用馬力必先為

之禱其祖禱禱獲也郭云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

先祭其先知伯是祭馬祖者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

之伯者伯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注周禮云馬祖天

駟上文云天駟房也彼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

之天駟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

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

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禘大祭也五年

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禘大祭也

一 大祭○疏曰禘大祭也者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

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大廟

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所自出也及大傳云

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祭法云周人

禘於郊謂祭昊天於圓丘也以此比餘處為大

祭總得謂禘宗廟謂之禘者禘諦也言使昭穆之次

審諦而不亂也祭天謂之禘者亦言使典禮審諦也

郭云五年一大祭者出禮記文知非祭天之禘者以

此文下云釋又祭也為宗廟之祭也釋又祭也

之祭知此亦宗廟之祭也釋又祭也

曰釋又祭也者又復也釋復祭之名也郭云祭之明

曰尋釋復祭公羊傳云釋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

云釋者祭之日曰之享賓也天子諸侯謂之為釋少

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是亦

與賓尸事不同矣而詩頌絲衣序云釋賓尸者釋祭

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曰為之別

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

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

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周曰釋

詳其文也然又祭之名三代各異周曰釋

春秋經

曰壬午

猶釋○疏曰郭云壬午商曰彤

猶釋者言八年經文也商曰彤

曰商書篇也孫炎云夏曰復昨

彤者相尋不絕之意夏曰復昨

見義所出以夏之典訓無言復昨名者是未見義所

出也詩傳及詩箋亦無此一句說者云昨是祭肉也

以祭之日曰復陳其祭肉以賓尸也未知

然否祭名者以題上事也○以上爾雅

右祭名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疏見

稷條及宗注疏見

廟制條注疏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疏見

帝條及地注疏見

示四望條注疏見

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注疏見

廟祧之昭穆注疏見

廟制條注疏見

○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注疏見

兆壇塋域○疏曰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已下

則四郊已上神兆多矣皆掌不得使人干犯神位七

廟亦然故云掌其禁令也又曰凡為壇者四面皆

塋域圍之若宮牆然故云兆壇塋域也○春官

○

儀禮經傳通考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城掌其禁令

外祀謂所祀於四郊者城

兆表之塋域○疏曰云掌外祭祀之兆守者有城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

又曰云所祀於四郊者城兆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

陵已下皆是典祀掌之也言兆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塋域者也

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屬其屬胥徒也脩除其屬胥徒也徵召也

役之作使之○疏曰云以時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有時也又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典祀身

是下土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不言府史者府史非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隸主衆隸主供役使故云作

使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

令入○疏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遮列蹕是止行人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春官○凡以

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紀慮反下紀具反○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

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

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

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

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園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

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

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

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以使制神之處位

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

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

法之行正神不降惑於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

此道滅痛矣○知音智覲胡歷反胡隔反令力呈反

○疏曰序官注云神士者男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中

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案外傳云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

此神仕是巫又曰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天體無形人所

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埽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案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左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又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為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二星則中央明者為大一常居傍兩星為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妃象地是其配也云及社稷者天有天子象天后妃象地是其配也云及社稷者天之言結五帝已下也孝經說云祭牲藹栗者據祭地或象天酒旗坐星酒旗星名云厨倉具黍稷者厨倉亦星名言厨倉所以具黍稷以祭祀云布席極敬心也者總結語也國語曰以下者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攜貳者言其專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於其身言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者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稱言令之已下

敬言今世邪巫誑惑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世間之事故鄭痛之

至致地示物魁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魁眉祕反○天人陽

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魁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魁於禴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魁春秋傳曰魁魁魁魁杜子春云禴除也玄謂此禴讀如潰癰之潰○禴音善魁勅知反○言以冬日至夏至此則大司樂云冬至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祭於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者此解夏日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以一陰生之日當陰氣升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為人與物也者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魁於禴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魁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略亦當在於禴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祇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云

百物之神曰魃春秋傳曰魃魃魃魃者案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魃魃魃魃莫能逢之服氏注云魃山神獸形魃怪物罔兩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魃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魃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魃魃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魃引春秋魃魃以證之經無魃魃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賈服所注是也杜子春云禮除也後鄭云此禮讀如潰雍之潰者就足于春之義以其雍潰則濃血除故讀從之云此禮讀從潰言此以對彼大祝云類造禮祭之禮禮為會合之義

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
不為潰也○同上

于社
故書祀或作禩鄭司晨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祀玄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都宗人若有彌裁兵○疏見百神軍放條○同上

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
壇唯癸反又欲鬼反○守疏曰此經所云據寇戎從外而入故先保在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案小

宗伯云兆山川丘陵於四郊彼雖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墳者謂於中為壇四畔為壇舉壇則壇見矣○同上

右神位
過祀則下
居者主於敬
檀弓下

尸神象也
郊特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

者
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妾也
○禮曰君子抱孫

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與祖昭穆同○疏曰抱孫不抱子者此以明昭穆之例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為下事難明故引舊禮為證案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抱孫不抱子者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所以然者作記之者既引其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限內之孫取服

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小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贊裸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會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已孫皇備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已孫為尸恐非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推此而言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及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為尸案會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凡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知者士師職文用士師者略之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

氏說晉祀夏郊以薰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言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曲禮上

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

子行也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疏曰孫為王父尸者謂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者謂孝子所使令為尸者於祭者

為人子者祭祀

不為尸○疏曰祭祀不為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

子不為也○曲禮上

右尸○傳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

言無益無用為○疏曰曾子之意以祭精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又曰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成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為者無用為此尸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助語若厭祭亦可乎

厭時無尸○疏曰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

尸未入之前祭未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孔

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

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

此也○疏曰孔子答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象神人

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

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

儀既備有為人父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飲而

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已不成

其為人○疏曰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

略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祭成喪

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孔子曰有陰厭有陽

厭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

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曾

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者

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

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

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

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

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

成人降用祭殤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

時豚也成所音其又忌依反○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

他如成人舉肺脊所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

○疏曰謂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

肺脊無所俎者所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

無尸故無所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

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

儀禮卷之二十七

卷二十七

六

利成舉肺者所俎利是謂陰厭是宗子而殤祭於祖廟之與陰厭之處是謂陰厭也又曰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灰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

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灰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灰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議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弟及諸父此則今灰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與居之道無廟者為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

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疏曰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殤簡略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又曰知祔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言殤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奧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未設起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灰庶子弗為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禮○疏曰孔子更為辯云若宗子為殤而灰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又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

子為殤而灰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
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
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
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
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
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
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總麻之
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
子孤為殤而灰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
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
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
是旅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
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灰無為人父之道故
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
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灰者宗子主其
祭祀今宗子殤灰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
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者主其禮也此
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其吉祭特牲尊宗
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
○疏曰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又曰士
祭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從

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
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
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
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適丁
曆反其音恭○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
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
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
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
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又
曰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灰此庶子之適一句
與下文為總卽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
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
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
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
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
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云無後者如有
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
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
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宗子
同會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
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
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

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一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會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成人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成人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無故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殤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而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並是庶子不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歿至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父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已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禋祭之者士

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會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會祖廟故云無廟者為禋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會祖廟也其立大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會祖廟會祖無廟亦為禋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云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與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云室戶東案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殤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是

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與彼注又云王子公
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
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
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為凡殤也彼注
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
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曾子
問○記無祿者稷饋庶人無常牲稷饋者無尸

無尸者厭也天戴○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

不使賤者尊者必使適也○疏曰虞卒哭之祭

男女別尸故男女別言之也云異姓婦也者以
男無異姓之禮故也知經云必使異姓者據與
婦為尸者也不使同姓孫與婦為尸者尸須得
孫列者孫與祖為尸孫婦還與夫之祖姑為尸
故不得使同姓女為尸也云賤者謂庶孫之妾
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男尸先使適孫妻無適
孫乃使庶孫女尸先使適孫妻無適孫妻使適
孫妾又無妾乃使庶孫妻即不得使庶孫妾以
庶孫之妾是賤之極者若然庶孫妻亦容用之
而鄭云必使適也者據經不使賤有適孫妻則

先用適而言其實容用庶孫妻法也必知無容
用庶孫者以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
尸必以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
也彼不言適是容無適而用庶此經男女別尸
據虞祭而言至卒哭已後自禫已前喪中之祭
皆男女別尸知者案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
云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
廟同凡精氣合少牢吉祭云某妃配是男女共
尸篇末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
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
哀未忘也則引少牢吉祭妃配之事為證明禫
月不當四時祭月則不云某妃配配則共尸可
知

○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

唐郊丹朱為尸詳見天神○晉平公祀郊董伯

為尸國語晉語詳見○周公祀泰山召公為尸

○齊嘗于太公之廟麻嬰為尸襄公二十八年

○裴之禘也見美也見賢遍反○君

初獻條

表禮經傳通解

為敬○疏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

充猶覆也○疏曰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拚襲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故心殺故也又曰凡故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敬故臣於君之所不敢袒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是故尸襲

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疏曰凡執玉得襲故聘無敬於下故襲也

執玉龜襲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無事則裼弗敢

常所執及小則襲敬其神靈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

君迎牲而不謂已致龜玉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玉藻

君迎牲而不謂已致龜玉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玉藻

君迎牲而不謂已致龜玉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玉藻

君迎牲而不謂已致龜玉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玉藻

君迎牲而不謂已致龜玉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玉藻

君迎牲而不謂已致龜玉也○疏曰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則襲前文云者是也○玉藻

迎尸

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疏曰君迎牲不迎尸者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則嫌君猶欲自尊之義也○祭統

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也○疏曰當其為尸則弗

臣也者若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二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此五者天子諸侯同之此唯云尸與師者此經本意據尊師為重與尸相似故特言之所以唯舉此二者餘不言也又案鉤命決云天子常所不臣者三唯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之君不臣二王之後者為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不臣妻之父母者親與其妻其事先祖欲其觀心不臣夷狄之君者此政教所不加謙不臣也諸侯無此禮○學記

為君尸

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

下之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少式召反○

疏曰此臣為君作尸者已被上吉君許用者也
 下謂下車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
 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
 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
 自下之者此亦謂散齊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
 自下車敬之不直云君見尸而云君知者言知
 則初有不知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
 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
 也所以知是散齊者若致齊不復出尸必式之
 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
 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故以答君也式謂俯下頭
 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
 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
 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為較較去車牀凡五尺
 五寸於時立乘若不常則馮較故詩云倚重較
 今是也又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
 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鄭注考工記云兵車
 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輔上出式者也兵車自
 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然尸在廟中尊伸尚答主
 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君下而已式者以其
 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

故答乘必以几尊者慎也○疏曰乘必以几者
 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孔子曰尸弁冕而
 羔皮以虎緣之○曲禮上○孔子曰尸弁冕而
 出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服
 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為弁以
 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
 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
 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
 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爵弁及冕者大
 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
 君禮伸故尸服卿大夫士皆下之見而下車○
 助祭之上服也卿大夫士皆下之疏曰卿大夫
 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尸必式小俛禮
 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小俛禮
 曰尸當馮式必有前驅疏曰謂尸出行則有前
 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疏曰謂尸出行則有前
 驅辟道之人○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
 也○曾子問○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則尊○疏
 曰酌尸之僕者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較酌
 酒與尸之僕今為較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

其為尸則尊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

軌范乃飲

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轡頭也軌與範聲同謂軹

前也。軹音旨。轡音衛。疏曰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僕受酒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所主尸車故於車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載未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畢乃自飲也案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此云故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轡頭謂車轂小頭也此云范大馭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式前之範與此范俱是式前也但軹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未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轂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少儀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

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

舍於公宮以待事禮也

曾子問作出舍於公館注云吉凶不可同處雜

記注云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疏曰案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及而後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雜記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

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魁以

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詳見本篇神位條○司巫掌羣巫之

政令地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

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

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

三曰禴四曰祭五曰烝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
 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
 誅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
 五曰齎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
 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
 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
 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
 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
 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
也禮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故書祗為祗杜子
春云祗當為祗○烜况彼反祗必庚反○疏曰知明
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參
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

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烹
 執之知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
 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
 人圭絜之德云禮祀祭天神也者太宗伯昊天稱禮
 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標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
 皆有禮義則知禮祀天神通星辰已下云肆享祭
 宗廟也者案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則此合六
 種之號杜子春云祗當為祗宗伯血祭已下是也
隋豐滄牲逾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隋許規反又惠恚
也凡血祭曰豐既隋豐後言逾牲容逾尸右讀亦當
為侑○疏曰鄭云隋豐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隋豐宗
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
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
中輒有豐廟塗鼓直稱豐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
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豐者此經文承上禮祀肆享
祭祀之下卽此血祭之中合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
座前宗廟卽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豐云既隋豐
後言逾牲容逾尸者凡祭祀之法先逾牲後隋豐今
隋豐在前逾牲在後者以其具在門外薦血後乃有
燭熟之事逾尸而入故云容具知具在門外者案中
禮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具事云右讀亦為侑

者亦上九拜之下來馨令臯舞臯讀為率嗥呼之嗥
 卓右之字皆為侑來馨令臯舞來嗥者亦皆呼之入
 ○呼火故反○疏曰臯讀為率嗥呼之嗥者依俗讀
 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者經云馨人擬升堂歌舞謂
 學子舞人馨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相尸禮相
 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嗥皆謂呼之入也
 亮反○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曰凡言相尸者諸
 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
 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訖又延之
 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
 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既祭令
 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
 徹疏曰祭訖尸設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小祝掌
 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春官
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迺
時雨寧風旱彌茲兵遠臯疾遠于萬反○侯之言侯
禳禳郤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迺
迎也彌讀曰救救安也○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
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
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

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迺時雨二者皆是侯寧風旱
 彌茲兵遠臯疾三者即是禳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
 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已下不
 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略
 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又曰侯之
 言侯也侯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之屬中兼有順豐年
 迺時雨嘉善也此二者皆是善慶之事故設祈禱侯
 迎之云禳禳郤凶咎寧風旱之屬者之屬中兼有彌
 災兵遠臯疾三者是凶咎之事故設禱祠禳郤之云
 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者案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
 衣食足知榮辱意皆欲如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
 祈禮以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為之祝辭也云彌讀曰
 救救安也者案洛誥云亦未克救公功大祭祀迺齋
注云救安也故知此彌讀曰救救安也
盛送迺尸沃尸盥贊階贊徹贊奠盛音成○階尸之
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疏曰云
迺齋盛者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
外迎饋人之齋盛於廟堂東實之薦於神座前送迺
尸者為始祭迺尸而入祭未送迺尸而出祭義云樂以
迎來哀以送往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
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云贊階者

儀禮經傳通考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階祭以韭洎孺于醢以祭于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云贊徹者大祝云既祭命徹諸宰君婦徹時小祝贊之云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銅南則郊特牲注天子奠單諸侯奠肉小祝其時贊之又曰主人受尸酢時亦有陪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逾尸沃尸之下故陪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則時牲祝酌奠于銅南是也云祭祀奠先徹後者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設後故云奠先徹後云及言之者經先言徹後言奠及言之凡事佐大者欲見所佐大祝非一故倒文以見義

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疏曰經云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未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酒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注疏見因

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出戶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被除不祥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祝王祭祀之官有事謂祭行神也韋昭曰

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禮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辨猶別也後尸居後贊禮儀○疏曰宗謂故在尸後也○樂記

右巫祝○傳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恆常又

以交鬼神醫所以奇成生故雖賤○**楚昭王問**

於觀射父曰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周書所

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

呂刑也重黎顛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皞之末民神雜揉不可方

物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

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司神之官各異民之

精爽不厲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也肅敬也其智能上下比義也肅敬也其聖能光遠也肅敬也

宣朗聖通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也肅敬也

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也肅敬也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禮男亦曰巫也禮男亦曰巫也

而為之牲器時服也次主也其尊卑先後也

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

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也宗廟

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女也齊敬之

勤齊莊也禮節之安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

信之質質誠也禮潔之服潔祀也而敬恭明神者以

為之祝祝太祝也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

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也次主之

度疏數也屏攝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

神氏姓之出所自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

官類物謂別善惡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

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也民

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

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

九黎亂德

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

民神雜揉不

可方物

同位故雜揉方物名也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人

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

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

無有要質質誠也民

手祀而不知其福

言民困賈於祭祀而不獲其福

烝享無度民

神同位民瀆齊盟

齊同也嚴敬也

無有嚴威也威畏也神伸

民則不蠲其為

仲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

嘉生不降無

物以享禍災荐臻

荐重也臻至也

莫盡其氣氣壽命之氣顯

項受之

少皞氏沒顯項氏作受承也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

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

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唐尚書云火當為北

北陰位也周禮則司

徒掌土地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侵犯也

是謂絕地

天通

絕地民與天相通之道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

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育長也堯繼高

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

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

以至于夏商

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叙次也分位也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

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

命程伯休父是也

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

實上天黎實下地

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

上天黎能抑下地今

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

言天地體相遠故不復通也

亂謂幽平以

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

言天地體下也禦止也

成不復改

豈嘗經傳通解

卷二十七

變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文公王官伯也將會衛靈公使祝佗從佗徒河反從才

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共音恭注同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音扶○隸賤

臣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竟音境下同

國遷○疏曰周禮大祝云大師左于社造于祖

則諸侯之祝官亦然也然則彼軍行唯有社無

稷今社稷俱動故知謂國遷也國遷唯在竟內

得云祝不出竟者詩稱公劉遷豳大王來岐及

春秋杞都陳留而遷緣陵及許遷于析之屬並

是離棄本國遠適他土故有出竟之君以軍行

被社鬯鼓被音弗徐音廢○師出先有事被禱

鼙為鬯鼓○鼙步西反○疏曰爾雅釋天云起

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

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巫掌被除

鬯浴則被亦祭名故知被社即宜社是也說文

云鬯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祝奉以從從如字

反○奉社主也○疏曰禮軍行必以廟主社主

從軍而行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

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

社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

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

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

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好呼報反君行師

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疏曰此會

衛侯當以軍行而云臣無事者晉本以會召諸

侯傳言將會是赴會之時未知將侵伐也但諸

國既集師衆自多故因得行侵○凡執技以事

耳○定公四年春秋左氏傳○凡執技以事

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欲專其事亦為不德○

賤薄不是但欲使專事亦為技藝出鄉不與士齒

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王制

凡祀啓蟄而郊

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

音征○疏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為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祭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包天子及諸國則凡公嫁女於天子諸卿皆行及王曰小童之例是也此凡祀亦總包天子及諸國則有祭地之文故杜連言之釋例云凡祀舉郊雩烝嘗則天神地示人鬼之祭皆通其他羣祀不錄可知也初祠及地示經無其事故不備言亦約文以相包也初祠之祭過則亦書但無過時者故經不書耳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言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為正月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

大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月中驚蟄為二月節以迄于今躐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中注皆以此為建寅建巳建酉建亥之月則啓蟄當雨水龍見當小滿始殺當秋分閉蟄當小雪晉世之歷亦以雨水為正月月中而釋例云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為中氣者因傳有啓蟄之文故遠取漢初氣名欲令傳與歷合其餘三者不可強同其名雖則不同其法理亦不異故釋例云案歷法有啓蟄驚蟄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推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是言啓蟄為正月月中閉蟄為十月月中也注以閉蟄為十月而釋例云十一月遂閉之者以正月半蟄蟲始閉十一月則遂閉之傳稱四者皆舉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上此祭次月初氣仍是祭限次月中氣言其至此中氣則上此蟄為建亥之月又言十一月則遂閉之欲見閉蟄以閉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也故釋例云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乃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春分以前皆得郊則冬至以前皆得烝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

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以建卯之月猶可郊知建
 子之月猶可祭也正由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節
 耳傳本不舉月為限而舉候以言者釋例曰凡十二
 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為四時
 間之以月故節未必恆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
 恆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為文而不以月
 為正也土功作者不必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秀戒
 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其大準
 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為其節有參差故也若
 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為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
 以享祊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
 非謂孟月不得烝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
 言其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
 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
 之月亦是下月也若仲是下月則周之正月得為烝
 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云
 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為過
 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
 之烝而繼書五月烝以示非時非明再烝也然仲
 月雖不過時而月節有前有節若使節前月節即為
 非禮此秋大雩是建午之月耳而傳言不時明涉其
 中節故譏之釋例云龍星之體畢見謂立夏之月得

此月則當卜祀過涉次節則以過而書故秋雩書不
 時此涉周之立秋節也言涉立秋節者謂涉立秋之
 月中氣節也過涉次節亦謂中節非初節也若始涉
 初節則不譏之矣如此傳注必是建寅之月方始郊
 天周之孟春未得郊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
 大輅載弧韜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
 於大廟季夏周之六月即孟春是周之正月矣又雜
 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如彼記文則
 魯郊以周之孟春而傳言啓蟄而郊者禮記後人所
 錄其言或中或不未必所言皆是正禮襄七年傳孟
 獻子曰啓蟄而郊禮記左傳俱稱獻子而記言曰至
 傳言啓蟄一人兩說必有謬者若七月而禘獻子為
 之時應有七月禘矣烝嘗過則書禘過亦應書何以
 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是知獻子本無此言不得
 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者蓋春秋
 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
 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為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未
 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弑鬻而弔士有誅俗變多矣尚
 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記言孟春非
 正禮也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

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崑崙之神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大微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鉤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木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為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而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饗配也龍見而雩見賢通反注同○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穀祈膏雨○宿音秀遠為于偽反○疏曰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見謂合昏見也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遠者豫為秋收言意深遠也穀之種類多故詩每言百穀舉成數也雨之潤物若脂膏然

故謂甘雨為膏雨襄十九年傳曰百穀之仰膏雨是也傳有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此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而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杜君以為月令秦法非是周典穎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為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為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為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非所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穎氏之五月而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也郊雩俱是祈穀何獨雩為吁嗟早而脩雩言吁嗟可矣四月常雩於時未早何當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為遠故杜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從之也始殺而嘗薦嘗於宗廟○疏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為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為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獲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為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兼葭蒼蒼白露為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

儀禮經傳通考

卷二十七

三

露八月露結九月乃成霜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
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
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
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
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
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
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
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幸有事於上帝先
公季辛而畢彼雖恐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也
何則於時會吳在夏公至在秋景伯言然之時秋之
初也若掌在建申當言九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
是嘗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建酉是下
限耳若節前月節孟秋物成亦可以孟秋嘗祭故釋
又云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兼葭蒼蒼白露為霜又
以始殺唯建酉之月者以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
建酉之月故釋例破賈服而為此言也先此則不可
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乃是建未之月故注云先其時
亦過也 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
也 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芳結反○疏曰傳稱火伏
而後蟄者畢周禮季秋內火則火以季秋入而孟冬

伏昆蟲以孟冬蟄故知閉蟄是建亥之月也王制云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蟲明也明蟲者得陽而
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
寒灰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月令仲春云蟄蟲
咸動啓戶始出言啓戶故蟄言閉戶爾雅釋詁過
云烝衆也知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名此祭為烝過
則書 必當上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疏曰祭
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 ○烝
則書之以譏其慢○桓公五年春秋左氏傳 ○烝
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筮音筮○當用上者先
之凶則止不卜○疏曰此大事者即大卜之八命及
大貞大祭祀之事大卜所掌者皆是大事皆先筮而
後卜故鄭云當用上者先筮之即事漸也者筮輕龜
重賤者先即事後上者先筮也云於筮之凶則止者
曲禮云卜筮不相襲若筮不吉而又卜是卜襲筮故
於筮凶則止不卜案洪範云龜從筮筮又云龜筮共
違於人彼有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與此經違者
彼是箕子所陳用殷法殷筮故與此不同○春官○
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曰 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
視墨○疏曰知執事大卜

之屬者大卜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卜人知當視墨者案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彼言史者

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
○龜人若有祭事即此大史故知當視墨○同上

大卜大祭祀則
外內俱當卜皆奉龜以往所當卜○大卜大祭祀則處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同上

大卜大祭祀則
命龜處所與土○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禮同○同上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祭前有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十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齊今云祭祀之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為期也云詔相其禮者謂肆師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云既滌濯亦如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宿先卜祭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卜日謂天地宗廟之等將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其禮既滌濯亦如之
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疏曰言凡祭祀之夕

朔文質不相須也。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子之月為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所施功，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龔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微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衛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衛鉤是天之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代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大事，斂用昏。此昏時亦黑，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大事斂用昏 昏時亦黑，喪事也。○疏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

殷人尚白 丑以建

月為正物 牙色白 **大事斂用日中** 日中時 **周人尚赤** 以建子

正物萌色赤。○疏曰：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芽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 **大事斂用日出** 日出時亦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

大事斂用日出 日出時亦赤。○今案鄭注祭義：殷人祭其鬮云：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彼疏亦云：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與此不同，當以祭義為正。○檀弓

右時日卜筮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

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疏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諡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曰冬至至日也○有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注云若天子則圓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為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垂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又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為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

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輅祀帝于郊配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答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泚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為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率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

禮記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為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議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雜記下

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

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

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

云莫適卜也以其總饗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

是故不犯日

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至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

謂祭圓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冬夏至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

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圓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上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宗廟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不違者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有卜牲日也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

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

不相因襲也此大事謂征伐出師及巡狩也其實是中事對小事為大耳小事則筮者若周禮

筮人有九筮筮更筮成之屬是也此**大事有時**

與曲禮文同而注異者各隨文勢也○**大事有時**

日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疏曰既

篇云日而行事則必踐之又祭統云雖有明小

知之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用卜也

事無時日有筮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

臨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有筮

祭祀之事故解小事云有小事於小神其實周禮小事非唯小祀而已既云小事用筮而大卜云凡小事非此之小事也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別彼列反○疏曰先師以為

祭天而用辛雖外用柔日祭社用甲雖內用剛日殊別於四郊之祭以言用剛柔之日不可與

四郊同其餘他事今謂事之外內別乎四郊者謂四郊之外為外事若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

差我馬之屬是也四郊之內為內事若郊之用辛及宗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四

郊外內別謂限別以四郊為限○鄭注曲禮云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

兵順其居內為陰彼疏云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巳辛癸五偶為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

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纓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

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內外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隨

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

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召誥用戊者召誥是告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圓丘自用冬至日五不違龜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

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

乎百姓牲音全齊音柔○牲猶純也○疏曰子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明不敢自專皆依上筮

動合於禮故夫子摠更結之牲牲之等禮樂之儔案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以此等所用無虧

害於鬼神無見怨於百姓以其無非上筮之用動順於禮故

凡上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

之內曰近某日旬十日也○疏曰凡上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上筮者下

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必用蓍龜者案劉向云蓍之言蓍龜之言

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也生千歲二百莖易以

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賴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

著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
 七百年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
 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
 之淮南子云上有聚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
 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
 文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襲吉是能傳神
 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
 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
 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
 也故其數偶筮者案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
 著長五尺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
 尺著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
 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
 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
 赴問互言之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
 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
 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
 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信四年左氏傳云筮
 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
 更欲筮之故大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
 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

之言以為實有長短故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
 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
 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
 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未
 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又
 鄭康成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
 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預皆以為龜長筮
 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
 筮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即
 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凡命一曰征
 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
 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故鄭注占人云將卜八
 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
 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
 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
 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
 曰巫更謂遷都邑也二曰巫目謂成威猶僉也謂筮
 衆心歡不也三曰巫比謂制作法式也四曰巫式
 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巫目謂與民和也七曰
 巫目謂所改易也六曰巫比謂與民和也七曰
 巫目謂所改易也八曰巫比謂與民和也七曰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七

三九

九日筮環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也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逾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著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逾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為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為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為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也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句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曰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

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是土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也若天子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來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

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
某日者彼文不具也

日
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娶之屬也○冠古亂反○疏曰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尊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先近日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

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
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

假爾泰筮有常
假古雅反○命龜筮辭龜筮於日命龜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者假因也爾汝也爾謂

指其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
 為大龜大筮也亦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
 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凡上
 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為事命
 龜泄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上史是一也二上
 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泄卜所陳之辭名曰
 述命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
 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為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為
 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
 述之為述命是二也上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
 知士命筮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為
 其父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
 略是士命筮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泄卜
 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
 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
 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上云命筮不述命則
 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小牢云主人曰孝孫某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
 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是大
 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
 夫命龜三者以上喪禮泄卜為事命龜又有即
 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

夫命龜三也又曰此大事者謂小事之中為大
 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上而
 已或云大事卜者總兼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
 卜筮並用總皆用上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
 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
 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
 郊春秋譏之○疏曰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
 句中句下句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
 三者謂一卜不吉而凶又上以至於三三若不
 吉則止若筮亦然也故魯有四卜之譏崔靈恩
 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
 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二如是乃為三也若
 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逾多從少或
 從多逾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
 唯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
 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逾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
 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有三王龜筮也魯四
 卜郊春秋譏之者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
 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
 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
 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姓與日唯

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十一亦為非禮
 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常祀是常祀不
 上祀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
 耕而卜郊安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
 四月也若公羊傳云三十一禮也四十一非禮也又
 三十一若公羊傳云三十一禮也四十一非禮也又
 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
 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
 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巳上春三正不
 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
 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
 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
 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
 為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上
 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
 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上
 如不從則以正月上辛下辛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上辛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
 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為四月五月則不可與
 公羊之說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
 三吉則可郊也若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
 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

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
 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
 三月故有啓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駭異義引
 明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
 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
 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
 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
 譏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非正也是四
 卜為譏三卜得正與左氏**卜筮不相襲**則又筮
 意違左氏三卜亦非故也○疏曰襲因也前卜不吉
 筮不吉則又卜是讀龜筮也晉獻公卜取驪姬
 不吉公曰筮之是也○疏曰襲因也前卜不吉
 則止不得因更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
 卜是不相襲也若相因不止是讀龜筮則神不
 告也王云三筮及三卜不相襲三者初各專其
 心也又曰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更筮之是
 因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大事
 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
 故兩注各舉其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
 得因龜卜小事因著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
 可復卜卜不吉**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
 不可復筮也

之所以使民信時曰敬鬼神畏凜令也所以使
 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與音預○弗非無非之者
 日善聲之誤也筮或為著○疏曰龜為卜者龜
 處筮後龜覆於筮筮為筮者筮在龜前為決也
 謂著為筮者筮以謀筮為義言用此物以謀於
 前事也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者
 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犧以來聖人
 為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夫王未必
 聖古來非一聖不必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
 必須聖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
 者甲乙之屬聖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慎而信時
 日與吉凶也敬鬼神者乃擇吉而祭祀是敬鬼
 神也畏法令者法典則也令教訓也君行法令
 若依卜筮而為之則民敬而畏之也所以使民
 決嫌疑者事既異故更云所以有嫌疑而卜筮
 決斷之也定猶與也者說文云猶獸名獯屬與
 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
 者似之故謂之猶與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者引舊語以結之上筮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
 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者從可知也日
 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而行事
 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
 也弗非無非之○子路為季氏宰宰治邑
 者也○曲禮上季氏
 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謂舊時也○疏
 曰季氏祭逮闇
 而祭者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至日闇而
 行祭禮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
 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雖有強力之容肅敬
 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
 之心皆倦怠矣以其
 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
 敬大矣跛彼義反○偏任為跛依物為倚○疏
 曰右司跛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久有司
 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
 於祭祀其為不敬甚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
 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
 退與音預朝直遙反又張遙反○室事祭時堂
 事儻尸○疏曰他日祭子路與者言往舊以

來所祭之時恒皆如此他日謂別日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交乎戶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償尸之時事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嚮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

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多其知禮○疏曰孔子聞之曰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以此明之誰謂由也而不能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禮器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

益以地進爵細地是也

中丁仲反下同與音預下同細物律反○澤宮名也士謂

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朝直遙反及令力呈反○疏曰下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所以擇士也者澤是宮名於此宮中射而澤士故謂此宮為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也非唯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中射楛質而已又鄭注云司弓矢云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人前經論貢士與祭故知此經之士含貢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細地之文以經之上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總云進爵細地據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進則

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紕爵也 ○古者天子

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

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

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

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

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比毗志反○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二歲而貢士舊說

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上經已云不得與於祭者削地得與於祭者益地此又重言者

前經論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此經明諸侯貢士賞罰所貢之君也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

之書及獻計借之物於天子也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天子試之於射宮者言天子

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者此謂大射也又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

之文只是貢獻於土故云歲獻國事之書云及計借物也者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為計吏其

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借物也借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故云及計借物知歲獻

國事之書者小行人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注云貢六服所貴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

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二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

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矣書傳又

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二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注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

時也一紕以爵再紕以地三黜而地畢注云凡十年五年鄭以此故知三歲而貢士也○以上射義

右擇士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天官○

疏見祭○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薦

物總要○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薦

醢也羞庶羞內羞○疏曰言式法者謂祭祀大小皆有舊法依而戒勅使共具之云與其薦羞者謂亦戒

具之也。○天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疏

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云詔相其灋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

行禮之事。○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

禮書而協事。協合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

或為汁。○叶音協。汁音執。又音協。劉子集反。○疏曰

戒及宿之日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執

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

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春。○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審亦聽也。○疏曰案

百官之誓戒大司寇冠泄誓百官并戒百族此。○條狼

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泰注同。○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

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

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

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

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

其餘事莫不復請。○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

司徒比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眾

聞知故云且命之。又曰云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者

若自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校軍旅

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

祀須關。君是以鄭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

也。云甘誓備矣者案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

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是其備也。郊

特牲者王將祭之時故云卜之日王立于澤謂在澤

義也。○

秋官

卷二十七

四

右戒具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注疏見

盛條○國語周語○膳夫王齊曰三舉○鄭司農云齊必變食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二○齊音齋○疏曰齊大牢齊者不樂故不言以樂侑食也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疏曰謂王祭祀之前

散齊七日致齊二日是時則共王所食玉屑又曰知玉是陽精之純者但玉聲清清則屬陽又案楚語云

王孫圉與趙簡子言曰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

以禁火如是則玉是火精可知云食之以禦水氣者致齊時居於路寢思其笑語思其志意之類恐起動

多故須玉以禦水氣也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者其玉屑研之乃可食故云當食玉屑也○天官○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給泔浴○泔七內反○疏曰鄭知王齊以鬯為

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鬯浴尸明此亦給王洗浴使之香美也○春官○齊

必有明衣布

體也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必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於敬不可解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

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

以類相從而褻裘狐○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論

語鄉○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

之齊冠也

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

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如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尚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

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後聖經傳通釋

傳禮記卷二十七 其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漢衣曰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服與諸侯大夫同然則天子大夫與諸侯同亦爵弁祭冠齊此是熊氏之說也皇氏以為天子大夫與諸侯大夫同但朝服以祭便與鄭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於文為妨皇氏之說非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冕祭此云四命則玄冕齊以次差之可知也此亦熊氏說此云四命齊祭異冠者謂自祭也若助祭於君則齊祭同冠故鄭志答趙商問云以難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為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鄭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而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玄端不助王受朝觀齊服則服玄端義或然也王藻○周弁殷嘒夏収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異冠○齊則結結佩而爵鞞齊側皆反注同結又郊特牲○

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鞞齊服玄端○疏曰齊則結結佩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結結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鞞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鞞鞞鞞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鞞鞞鞞鞞同土禮以其齊○司服齊故不用朱鞞素鞞也義或然也○王藻○
服有玄端素端注疏見備○君羔鞞虎植鞞音竟徐依注音直下同○鞞履芎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疏曰芎即式也但車式以芎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鞞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鞞覆芎詩大雅鞞鞞淺鞞毛傳云鞞覆式鞞即鞞也又周禮巾車作鞞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鞞是覆芎者少儀云負良綬申之面批諸鞞是也云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者案論語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鞞以虎皮為鞞彼據諸侯與玄袞赤烏連文知亦齊車之飾此用羔鞞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大夫齊車鹿鞞豹植朝車士齊飾鞞謂之淺鞞也
大夫齊車鹿鞞豹植朝車士齊

車鹿芻豹脯

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疏曰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

文以言之

○齊者不樂不弔

其思也○曲禮上○君

君

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正寢之中○疏曰平常無事

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內正寢之中者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夜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眾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檀弓上

右齊○傳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

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於

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注疏見祭義上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

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或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或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余子記其大者耳○

論語述而○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

不絕冉有問於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齊七

積一而猶恐

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

家語曲禮○七

其不敬也而二日伐鼓何居焉

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

如此不敢切也○疏曰祭義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謂之宿者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云不敢切也者以○孟子曰雖積漸敬慎不敢偏切也○禮器

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

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離婁下○莊子曰不飲酒不茹

葷是祭祀之齊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統而乘

路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玄端也統與冕同鄭云端者取其正也土

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廣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則袂三尺二寸袂尺八寸路王者之車亦車之通名爾雅云輅車之大者葷蔥薤之屬也○哀

公○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疏曰解齊服所以用玄冠玄衣義也

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郊特牲○昏

禮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疏曰玄冕

謂助祭服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也○郊特牲○大古

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

無飾非時人綏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綏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

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也○疏曰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

之為緇其綏也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綏而後世加綏故記者云其今世加

綏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綏之事又曰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綏

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綏者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駁時人加綏也引雜記文者證緇

布冠無綏而玉藻云緇布冠緇布冠有綏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

綏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綏也云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有絲麻雖絲麻

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

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

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郊特牲

鄉士大祭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夾古洽反又古協反。○屬中土以下。○疏曰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即於四郊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秋官

野廬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

功。○疏曰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故云比校治道者名也云若今次金叙大功者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叙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為次叙禁謂若今絕蒙布巾持兵杖之大功也。○疏曰古時禁書亡故舉漢法而言也。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蠲讀如吉主惟饒之

圭潔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歲惡也

○饒昌志反罷音皮衰七雷反為于偽反歲紆廢反惡鳥路反。○疏曰大祭祀謂郊祭天地郊外曰野大饒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之屬中含有官刑也云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者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園云任之以事是也凶服五服皆是故曰凶服服衰經也祭者皆齊齊者潔淨不欲見穢惡也。○同上

衛牧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囂五羔反。○疏曰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讙囂讙囂則不敬鬼神故也。○同上。○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歐鳥歐起俱反。○鳥鳥喜。○射鳥射鳥喜

右禁令
鷄人大祭祀夜嘒且以詔百官嘒火吳反詔古弔反

時必呼且以敬起百官使夙興。○疏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三刻已前仍為夜則呼且也漏刻之義具摯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

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且明行事告時者至此且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毗志反○疏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子則宗人也宗人即告期曰且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故主人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延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告期也○春官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主人呼且鳴鈴以和之聲且警眾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響相應和之象故書鈴或作鈴杜子春云當為鈴○和胡臥反幹音零又音領○疏曰云雞人主呼且雞人職文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

小宗伯祭之日告時
故鳴鈴以應雞人○同上○小宗伯祭之日告時謂薦陳之晚早備謂饌具○疏曰陳

于王告備于王
謂祭前陳饌於堂東薦謂薦之於神

坐皆有晚早饌具即堂東所陳陳備即告告王祭時已至當行事也○同上

右嘒曰為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鑊
省本

省鑊戶郭反○逆盥受饌人之盛以入省鑊視寧腥孰○饌昌志反亨普庚反○疏曰此云省牲眡滌濯省鑊與大宗伯文同謂佐大宗伯其大宰省牲者察其不如法其迎盥即大宗伯流玉盥者是也大宗伯滌之小宗伯迎之是相佐也其告時告備是其專職耳又曰知盥受饌人之盛以入者案少牢饋饗在廟門之外明天子諸侯饌饗亦在廟門之外今言迎盥明於廟門之外迎入向廟堂東實之於簋簋也云省鑊視寧腥孰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徹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徹體解而爛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獻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鑊鄭

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注疏見上為宰夫不言略也

從太宰而眡滌濯
疏曰云從太宰而眡滌濯者上太宰職已云祀五帝眡滌濯此宰夫

又從太宰賦之也○天官肆師既滌濯詔相其禮相息亮反○

之夕視滌濯祭器詔告相助其禮祭之日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

謂徽識也○剽芳遙反或祊遙反識式志反又昌志

反○疏曰云案為粢者以稷為五穀之長其總而言

之六穀皆是案故此經據云六穀為粢故鄭云案六

穀也案食醫和王六食黍稷稻粱麥苽六食即膳夫

云六穀一物故鄭云六穀也云皆徽識也者以剽表

字雖不同俱是徽識也識於六案之上皆為徽識小

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餘饌不表獨此表之者以

其餘器所盛各異觀器則知其實此六穀者蓋盛稻

梁盞盛黍稷皆有盒蓋覆之觀器不知其實故特須

表顯之也

○春官

右省視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

十有二旂以祀錫音陽樊步于反旂音雷○王在焉

曰路玉路以玉飾諸末錫馬面當盧

刻金為之所謂鍍錫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

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胷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

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為之三就三重二匝也玄

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

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緘所屬

焉○鞞步干反重直龍反罽居例反緘所屬反又所

廉反屬音燭○疏曰云王之五路此言與下為總目

一曰已下折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

之事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又曰

言王在焉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

故廣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居故以大

為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為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

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

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為飾不可

以玉金為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

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

為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案韓奕詩鉤膺鏤錫

金稱鏤故知刻金為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彼

詩毛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眉上白錫刻金飾之

云樊讀如鞞帶之鞞者案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鞞

帶注云鞞帶佩鞞之帶但易之鞞謂鞞囊即內則云

男鞞革是也此鞞謂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

鞞謂馬大帶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

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胷引士喪禮下篇
 馬纓以削革為之賈馬亦云鑿纓馬飾在纓前十有
 二面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者不從之者以鑿
 為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鞅解之也後鄭
 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者案爾雅釋言
 云罽罽也郭氏云毛罽所以為罽如是罽染毛為之
 鄭必知罽飾之者蓋以今時所見擬之必知用五采
 者案典瑞云鎮圭纁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
 采惟在外傳小采以朝月者用三采耳纁藉五采即
 云五采則一采一而為一就此中樊纓十二就之屬
 就數雖多亦一采一而為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
 常九旗之畫日月案司常云日月為常是也云正幅
 為纁者爾雅文知旂則屬焉者爾雅云纁帛縵纁
 九縵旒用物不同旒又有數明知別屬可知也○春
 官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書
 鏡反○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
 舍車也春秋傳曰鷄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
 ○疏曰上巾車已主王后之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
 其冬官造得車說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
 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又曰此經雖不言所
 用之處典路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

而言也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
 晉戰於邲之事云用謂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
 贊僕與趣馬也○趣舍
 口反○疏曰案上巾車玉路以祀此云若有大祭祀
 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玉路也案下文大喪大
 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
 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為華
 國下注云當陳之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
 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吉時路故注為
 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馭戎僕齊僕
 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
 趣馬也
 ○同上
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
 報反○毛馬
 齊其色也頒授當乘之○疏曰凡大祭祀頒馬從王
 故知毛馬而頒之為齊其色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
 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爾雅
 亦云雖據宗廟至於田獵軍旅既尚疾尚力亦尚色
 也故下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是尚力也詩云四驥
 彭彭武王所乘又云四鐵孔阜秦襄公以田是齊色
 不專據宗廟○**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
 廟○夏官

帛為物

禮記卷二十七 五十五
 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凡旗之帛皆用絳○疏曰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明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子物蒨色赤今旌旒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他物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建丑為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也爾雅云纁帛縹也自太常以下首皆有旄羽焉案夏采云乘車建綬復於四郊注綬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王祀四郊乘王路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旄異於生又干旄詩子干旄子干旄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旒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是其旄首皆有旄之明驗也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綬後世或無故染烏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冬官鍾氏染烏羽也

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壇大夫士建物
 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朝直遙反○疏曰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下至大夫士是也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旗畫日月象之案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旒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太常之畫日月者此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衮龍則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直有龍龍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子旌旒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旒無日月星故龍有升降也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赤帛而已云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其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是也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

凡祭祀
 各建其旗
 王祭祀之車則玉路○疏曰鄭云王祭祀建太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案上文諸侯建旂大行人云建太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旂散文通故名旂為常孤卿則○**節服氏掌**
 廬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春官○**節服氏掌**
 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

兩兩以縷綴連旁二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疏曰云服袞冕者從王服也者以其節服氏者世能節王之衣服明節服所服與王同故云從王服也云維維之以縷者以其言惟維是連綴之名故知用縷連綴之也云王旌十二旒者巾車云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故知兩兩以縷連旁三人持之云禮天子旌曳地者禮緯文引之者若不遺維持之則旌曳地故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疏曰依禮緯含文嘉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士三仞三旒齊首彼或異代法故旒不依命數周之諸侯之旌皆交龍為之上公九旒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今總云四人則不得兩兩維之但一畔有二人分而維之見威儀耳云其服亦如之者節服氏之服亦與諸侯同諸侯唯二王後與魯得祭天服袞冕其餘諸侯唯得祭宗廟服玄冕節服氏皆與君同服故云其服亦如之○夏官

大馭掌馭
玉路以祀及犯較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轡犯較遂驅之
 馭之馭蒲末反祝之又反○行山曰較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

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自由也王由左馭禁制馬使不行也故書較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較較讀為別異之別謂祖道轡較礫犬也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較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較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跋蒲末反菩音負一音倍芻初俱反轡音歷難乃且反別彼列及下同礫陟格反羝丁兮反舍音釋○疏曰此據祭天之時故有犯較之事云及犯較者出國門封土為山象祭較王在左自馭馭下祀登受取王手之轡犯較遂驅之而出又曰言行山曰較者謂水行曰涉山行曰較云封土為山象者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較壇厚三寸廣五尺此道祭亦宜然云菩芻棘柏為神主者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也云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者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引春秋傳曰者案襄二十八年子大叔云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遲君心是其行山曰較之事也子春讀較為別異之別者蓋取較訖行去之意引聘禮大夫道祭者無牲牢酒脯而已又於旁飲酒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餞別故云飲酒於其側也

兩軼祭軌乃飲
 軼音紙軌音犯○故書軼為軼軌為軌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左不當重重

非是書亦或如杜子春言又云軒當作軛軛謂兩轆也其或言軛亦非是又云軛當作軛謂車前軛也或讀軒為簪笄之笄○軒劉音雞重直龍反軛音衛軌當媿美反又音犯○疏曰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軛之時當祭左右轂未及軛前乃犯軛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執轡右手祭兩軛并祭執之軛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未飲福酒乃始轆軛而去又曰云謂兩轆者轆即轂末云軛當為軛軛謂車軛前也者案少儀祭左右軛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軛祭軛乃飲軛與軛於車同謂軛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軛前也若然此云軛少儀作軛軛與車轍之軛同名此云軛少儀云范同是軛前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疏曰樂師亦有此法彼下有車亦如之即上云行趨者據步迎賓客法此既馭路亦云行趨者此雖馭路行趨遲疾唯步迎賓客為法故雖車亦行趨也又曰此大馭惟馭玉路而云謂五路者大馭雖馭玉路以經云凡所舍廣則餘四路亦惟玉路為法故云五路也若然迎賓客唯乘金路餘四路雖不用迎賓客至於乘車皆自內而出自外而入經路寢及門故鄭據

大寢為正也云肆夏采薺樂章也者肆夏在鍾師與九夏同是樂章可知其采薺雖逸詩既與肆夏同歌明亦樂章也知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者爾雅云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行雖在堂亦人之行由堂始故發堂至門皆謂之為行故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鄭注樂師云及入應門路門亦如之此注不言亦同於彼也若然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軛皆以金和在軛者鄭見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和在軛則和應乘車先馬動次鸞鳴乃和應鳴鸞近馬首和更近後故知鸞在衡和在軛也且案秦詩云轡車鸞轡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此云鸞在衡據乘車而言故也云皆以金為鈴者鼓人掌四金鈴則四金之類故知用金為之乃可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盾常準反又音允夾夾王車者其下土也下土十有六人中土為之帥焉○疏曰知夾王車是下土十六人者見序官云旅賁

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此經左右十六人故凡

知旅賁氏之下士也中士是官首明為之帥也

祭祀則服而趨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疏曰知服

而趨是夾王車者約上文夾王車而趨故知也云王

齊服充冕者見下文節服氏云掌祭祀袞冕云此士

爵弁故齊服服玄端者若士助祭服○齊右掌祭祀前齊

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側皆反乘劉繩證反○

也前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齊

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

戎右兼田右與○齊車齊僕並側皆反○疏曰云前

之者已駕王未乘之時者曲禮曰僕執策立於馬前

備驚奔謂未乘時此亦未乘之時在馬前備驚奔也

云陪乘者王與僕及車右為參乘也云齊右與齊僕

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者齊僕同乘金

路唯可據齊時今此經云祭祀不言齊明是兼祭祀

乘玉路時為右可知也以其王路有五其右唯有齊

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祀右及田右祭祀時亦名齊

田與戰伐俱用兵可以相通故知齊右兼玉路

右戎右兼田右也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凡有

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

勇反卻音却○疏曰云王見牲則拱而式者凡男子

立乘前視五雉若有敬事則式式視馬尾當須端拱

故云拱而式也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者以其王既

拱而式是以齊右居馬前卻行備驚奔故也引曲禮

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者案彼經云國君式宗廟下

齊牛此所引不同者但宗廟尊宜下將彼經為誤故

鄭改之依正而言也○夏官

右出路

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從才用反下同○舉猶行也

與謂王與祭祀之事○與音預○疏曰祭祀則郊廟

及山川社稷總是也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

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又曰既訓舉為行又引子使

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

旃布弓劍不同也門外中門之外蹕止行人不得迫

王宮也故書隸或作肆鄭司農云讀為隸○疏曰云

義也

義也

義也

使其屬者屬即序官師氏中大夫之下有屬官上士
 二人并有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
 官蠻隸之等各使四夷隸以其本國之兵器及其服
 以守王之門外以衛王并使蹕止行人故云且蹕也
 又曰云兵服旃布及弓箭者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
 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云門外中門之外者
 案屬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內也○保氏凡祭祀王
 人不得入明在中門之外○地官○保氏凡祭祀王
舉則從使其屬守王闈闈守王闈者亦謂在國其師氏
 守中門外此保氏○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
 守王闈門○同上○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
 詔告也○疏曰服祭服也王之吉服不一隨所祭而
 衣之位立處也升降行事皆有位處大僕親近王所
 之官故須正之并
 詔告其法度威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
 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乘
 繩證反辟音避劉符亦反○疏曰云王出入者謂朝
 覲凡祭祀巡狩征伐皆是大僕則在車左不敢使人
 馭自馭而前驅也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
 大尊故自馭也知亦有車右者以車右恐車傾覆
 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夏官○

小臣大祭祀沃盥

疏曰云大祭祀沃盥者大祭

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

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

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登

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上載○奉芳勇反為于

偽反○疏曰上小臣云沃此又云盥明是奉槃授巾

以其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故云也以

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登謂為王登牲體於俎

者以其文承祭祀之事故引特牲

牲載載即登牲體於俎也○夏官○太祝辨九擗一

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

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祭祀

擗音拜○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

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

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

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杜

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

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

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繫也奇拜謂一拜也喪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喪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玄謂震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也右讀為俯有勸尸食而拜○擡於至及為事于僞反使所吏反朝直遙反○疏曰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也一日稽首二日頓首三日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是為空首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頓首者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一日稽首其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此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二日頓首者平敵自相拜之拜三日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知義然者案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相禮諸侯于天子臣于君稽首禮之正

然諸相於大夫之臣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如是差之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洛誥云周公拜手稽首朕復子明辟成王拜手稽首公不敢不敬天之休者此即兩相尊敬故皆稽首九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附此四種正拜者四曰振動附稽首五曰吉拜附頓首六曰凶拜亦附稽首七曰奇拜附空首八曰褒拜亦附稽首以享侑祭祀者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拜侑侑食侑勸尸食時而拜此九拜不專為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事重故舉以言之又曰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也者二種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則舉故以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者即尚書拜手稽首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此謂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為輕此拜先作稽首後作稽顙類還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云齊衰不杖已下者以其杖齊衰入凶拜中故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類明知父沒為妻杖而稽類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云言吉者此殷之凶拜者案檀弓云拜而後稽顙類類乎其

會而後... 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如殷可言自期則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故云此殷之凶拜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者言相近者非謂文相近是拜體相近以其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依頓首而為之是其拜體相近以其約義故言云以疑之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雜記云三年之喪即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檀弓云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孔子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上吉以雜記云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為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但適子妻父為主故適子父在不稽顙則眾子為妻父在亦稽顙不據眾子當稽顙者據雜記成文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者讀從小宰職振木鐸于朝之振云動讀為哀慟之慟者謂從孔子哭顏回哀慟之慟云奇讀為奇耦之奇者謂從郊特牲鼎俎奇籩豆耦之奇已上讀字後鄭皆從之云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此二者後鄭皆不從之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之董者此讀從左氏董之以威是董振之董云以兩手相擊此後鄭皆不從云奇拜謂一拜也一拜者謂

君拜臣下案燕禮大射有一拜之時君答一拜後鄭從之云喪讀為報報拜謂再拜是也後鄭亦從鄭曰農云喪拜今之持節拜是也者後鄭不從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案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擗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擗云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案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楚子使工尹襄門卻至以弓卻至見容免胄承命又云不戰拜命注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案成二年鞏之戰獲齊侯晉卻至投戟途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介吉故得有拜法云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案中侯我膺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鄭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問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云一拜答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此二者增鄭大夫之義知再拜拜神與尸者案特牲禮祝酌奠於鉶南主人再拜祝在左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或解一拜答臣下亦據祭祀時以其宴禮君答拜臣或再拜時故也云享饋獻稱獻故知享獻據朝踐饋獻時也云右讀為侑

信禮節通通節命
信勸尸食而拜者案時牲尸食祝有主人拜少
牢主人不言拜信故知信尸時有拜○春官○小

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又從大宰助王也○疏曰

幣爵今此又云祭祀贊此三者謂小宰執以授大宰
太宰執以授王是相贊助故云又從太宰助王也○

天○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之瀆儀夏官○司士凡祭

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瀆事疏曰云凡祭祀掌士之

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云詔相其法事○肆師祭

之日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疏曰云相治小禮者謂

之云誅其慢怠者謂執事之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春○太史大祭祀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

居之處○疏曰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

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此禮一定常行

不改故辯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謂抵冒其職事○

人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所行依注謂之事則與
大考焉抵冒職事詐欺不信者刑誅之○同上

右臨祭○記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

跪悉典反○祭不跪者主敬也燕則有跪為歡

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

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為于僞反

說屨吐活反○疏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者

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跪說屨也下大夫及

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

祭在室若饋尸則于堂天子諸侯則有室祭有

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

屨堂上亦不敢說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

跪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跪也燕禮主歡

故得說屨而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

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

也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又

曰祭不跪者主敬也者跪謂說屨坐而相親祭

禮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跪者主敬也

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者朝事延尸

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

無坐尸於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祭

於室中堂上無跪故辨之也此則貴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之時事神於戶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熟堂者於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者燕禮文也○少儀

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少儀云祭祀之容○

祭祀之美齊齊皇皇美音儀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

齊齊皇皇者皇讀為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

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擊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

語及威儀皆當如此又曰云美當為儀者以保氏云

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

為儀○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祭祀之容遂遂然

粥粥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

有序賈誼○臨祭不惰為無神也○疏曰臨祭不惰

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

怠惰故鄭注云為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

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曲

禮○祭事不言凶曲禮○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

者如覩其人在此○疏曰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

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

人謂祭如在也○玉藻

右容貌○記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

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子曰吾不

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

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

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

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

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

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

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論語八佾

錢曾江表

卷二十一

六

數

趨音促數色肉反徐音速○嘗秋祭也親謂
數身親執事時也趨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
如促數之言速也○疏曰奉薦而進其親也趨
者趨謂質趨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
其形貌趨質少威儀其行也趨趨以數者
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

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

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

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上容也口白反
賓客也容以遠

同下容也羊凶反儀容也容以自反同○漆漆
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

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
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文之道反饋

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

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樂成音岳又五教
反恍惚往反一音

荒○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
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恍惚思念益淡之時也言
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夫言豈一端
其容而自反是無恍惚之思念夫言豈一端

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當丁浪反○豈一端言不
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

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
主人趨而趨趨○疏見祭義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贊隋隋尸之祭也○疏曰
逆尸者為始祭迎尸

祭義云樂以迎來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
時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云贊隋

者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安尸尸隋祭以非道攜
于醢以祭於豆間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又曰主人

受尸酢時亦有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
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春官○舉羶肉

詔妥尸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羶若奠肉將祭之祝
則詔主人拜案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

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
單諸侯奠肉○疏見宗廟及祭義○其有折俎者取

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音煩○亦為柄尺之類也
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

西與取肺坐絕祭左手齊之與加于俎坐悅手○齊才細反悅始銳反○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為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尸則坐尸尊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左執爵右兼之○食音嗣攝而專反又而悅反耳誰反○疏曰尸則坐者前云不坐者是賓客耳若為尸尸尊雖折俎初取祭反之皆坐也又曰引少牢饋食禮者證尸坐之義前注引鄉射禮云賓奠爵于薦西與取肺云與則立也此引少牢禮云尸左執爵右兼取肝肺不云與故知尸則坐也道豆盛道之豆也○少儀○大

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為慎禮家讀振為振旅之振擣祭擣讀為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為坐也炮祭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擣祭以肝肺道

擣鹽醢中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擣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攝于醢祭于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未以祭少牢曰取肝擣于鹽振祭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為延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由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曰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由禮曰殺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主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綬執授○疏曰此九祭先鄭自周祭已上皆是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是生人之祭食之禮後鄭不從之者祭天神地祇人鬼太宗伯辨之太祝不須別列且生人祭食不合與祭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又曰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者凡祭祀天子諸侯木主大夫士有幣帛主其神會子問以幣帛皮圭以為

主命當主之處此子春之意亦當以幣帛謂之主命
 但此經文皆是祭食法不得為主命故後鄭不從之
 又讀振為慎或為振放之振或讀孺為虞內之芮此
 讀皆無義意故後鄭皆不從之鄭司農云衍祭羨之
 道中如今祭殤故後鄭亦不從之云周祭四面為坐也謂
 如今祭殤故後鄭亦不從之云周祭四面為坐也謂
 若祭百神四面各自為坐炮祭燔柴以其炮是燔燒
 之義故為燔柴祭天此皆生人祭食法非祭鬼神故
 後鄭亦不從之云孺祭以肝肺道孺鹽醢中以祭也
 者案特牲少牢墮祭之時皆有以菹孺醢中以祭主
 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孺鹽醢中以祭故先鄭
 云以肝肺道孺鹽醢中以祭彼無云用肺孺鹽醢中
 先鄭連引之耳案彼肝孺鹽醢中以祭齊之加于肝
 俎此則是振祭司農云以初時孺于鹽即同孺祭解
 之於義不可云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
 以祭也者此據鄉飲酒而言云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
 以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孺肝鹽中振
 之擬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云重肺者此繚祭絕
 祭二者皆據肺而言周貴肺故云重肺云賤肝者司
 農意上云以肝孺于鹽據射牲少牢尸食後賓長以
 肝從之意云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者此絕祭

依特牲少牢無此絕祭之事於義不可云至祭之末
 禮殺之後但孺肝鹽中振之擬之若祭狀者此還據
 少牢孺肝祭而云若祭狀弗祭於義不可引特牲饋
 食禮曰取菹孺于醢祭于豆閒者此據振祭而言也
 引鄉射禮及鄉飲酒禮證有絕祭之事引少牢禮證
 有振祭之事此先鄭所引四文後鄭皆不從故增成
 其義但先鄭所引特牲少牢皆據一邊而言案特牲
 少牢皆孺祭振祭兩有玄謂九祭皆謂祭食者謂生
 人將食先以少許祭先造食者故謂之祭食命祭引
 玉藻彼注云侍食不祭其侍食之人而君賓客之雖
 得祭待君命之祭然後祭是命祭也云行字當為延
 炮字當為包者衍與炮於義無所取故破從延與包
 延祭者曲禮曰賓若降等執食與辭鄭彼注云辭者
 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云有司曰宰夫
 贊者取白黑以授尸者彼注云白謂稻黑謂黍又引
 曲禮曰殺之序偏祭之是也者凡祭者皆盛主人之
 饌故所設殺羞次第偏祭案公食大夫唯魚腊酒醬
 不祭以其薄故也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云振祭孺
 祭本同者皆孺但振者先孺後振孺者不振言不食
 者孺則祭之者特牲少牢皆有振祭振祭未食之前
 以菹孺于醢祭于豆閒是不食者孺則祭之云將食
 者既孺必振乃祭也者特牲少牢皆有主人獻尸賓

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擗于盥振祭齊之加于菹豆是謂振祭言將食者振訖齊之是將食也云絕祭繚祭亦本同者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繚繚者亦絕故云本同云禮多者繚之者此據痛飲酒鄉大夫行鄉飲酒賓賢能之禮故云禮多所繚之法即司農所引右取肺已下是也云禮略者絕則祭之者此據鄉射州長射則士禮故云禮略者絕則祭之祭法即上先鄭引所鄉射禮取肺坐絕祭是也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者此則膳夫職云王祭食則授是也主謂之膳夫而謂之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云孝經說曰共綏執授者孝經緯文漢時禁緯故云說云共綏執授者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引之者證共為授之義也

○君與尸行接武 尊者尚徐踏半迹○疏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躡每踏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大夫繼武迹相及也○疏曰大夫君及尸並步遲故大夫繼武繼武者謂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士中武○疏曰士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

○春官 君與尸行接武 尊者尚徐踏半迹○疏

趨皆用是 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疏曰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玉藻

右戶出受祭 傳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

坐也 古謂夏時也○疏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郊特牲

三代之禮一也

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以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曰三代之禮一也者謂三代之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趨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由用也非唯君行禮用誠如一也民亦共用誠如一也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迹異也或素尚白也尚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尚黑夏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

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夏造者往來之禮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殷因者因於夏禮而用之故云殷因也又曰一也俱趨誠也文承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至誠故知此一亦至誠也云青尚黑者也者夏以十三月為正於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謂黑也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者案史記秦二世謂胡亥於時丞相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已否乃指鹿為馬人畏趙高皆稱鹿為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為黑以黑為黃鹿為馬之類也鄭云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云或素或青若王肅之說則異於此故家語云夏后氏水德而青色尚黑周以木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聖證論王肅以為夏同堯皆尚其紫色舜土德王尚白而尚青者土以生為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尚青土既尚青水則辟之青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尚白王肅此說與檀弓緯侯文乘不可用也

周坐尸
 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

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為詔侑○養羊讓反○疏曰告尸行節解經詔也勸尸飲食解經侑也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云謂就衆祝之中但有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又曰周坐尸者此言周所因於殷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也詔侑武方者亦因殷也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侑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於殷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

夏立尸而祭
 夏禮尸有事乃尸而祭者此更本殷周所損益之因也夏祭乃有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尸唯飲食暫坐若不飲食

殷坐尸
 無事猶坐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

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極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

宜安坐不辨有事周旅酬六尸使之相酌也后

與無事皆坐也受旅○疏曰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殷而益

之也旅酬六尸謂禘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

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

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

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

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

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周禮其

猶釀與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

禮仲秋乃命國釀○疏曰曾子曰周禮其猶釀

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釀斂

錢共飲酒也凡相敵斂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

得而遽飲必令平偏不使偏頗與周禮次序旅

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遠注云曾子以為

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遠而略○禮器

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用氣○疏曰所進血腥

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為始宗

廟以裸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以醯辜為始此

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

尸坐之前也又曰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

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而宗廟敬降於天

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燔燔又稍近

味○郊○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也○疏曰一獻質者

特牲禮質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疏曰三獻文者謂祭

略文飾五獻察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疏曰五獻

也為明七獻神謂祭先公○疏曰七獻神者謂祭先公

察然者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

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

稷五祀也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案此

社稷二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太宗伯職云以血祭社
稷五嶽又太司樂祭社稷奏太簇祀四望奏姑洗又
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肉尺以此言之則社
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
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
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

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用氣○疏曰所進血腥祭
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為始宗
廟以裸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以醯辜為始此

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尸飲五。尸飲五謂酌尸五。神故不為尊也。○禮器。○尸飲五。尸飲五謂酌尸五。獻而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疏曰。尸飲五。君洗玉

謂酌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又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尸。故尸飲五也。几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節。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尸之禮。與此異也。○祭統。

右獻數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六祝之秀。及○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禱災兵也。瑞祝。迎時雨。寧風也。筴祝。祈遠罪疾也。○遠于萬反。○疏曰。云掌六祝之辭者。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云以事鬼神。示者。此六祝。皆所以事人。鬼及天神也。示云。祈福祥。求永貞者。禱祈者。皆所以祈福祥。求永貞之事。案一曰。已下其事。有六祈。福祥。即三曰。吉祝。是也。求永貞。二曰。年祝。是也。今特取此二事。為總目者。欲見餘四者。亦有此福祥。永貞之事。故也。又曰。云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者。經祈福祥。求永貞。祈亦求也。今鄭云。求多福。即經祈福祥也。歷年得正命。即經求永貞也。歷年之上。宜有求。鄭不言之者。多福之上。一求。鄭則該此二事。故鄭歷年之上。略不言。求。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小祝。有順豐年。此言順祝。故知當小祝。順豐年也。云年

言求。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小祝。有順豐年。此言順祝。故知當小祝。順豐年也。云年

祝求永貞也者以祈永貞是命年之事故知年祝當求永貞也云吉祝祈福祥也者以其小祝有祈福祥之事此上總目亦有祈福祥福祥是吉慶之事故知吉祝當祈福祥也云化祝彈災兵也者彈安也安去災兵是化惡從善之事小祝有彈災兵故知化祝當之云瑞祝逢時雨寧風旱也者小祝有逢時雨寧風早此逾時雨即寧風旱寧風早即逾時雨對則異理即通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祝云矣祝遠罪疾者自此已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有祭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為一也此六祝有求永貞小祝不言之者大祝已見故小祝略不言也此六祝一曰順祝已下差次與小祝次第不同者欲見事起無常有異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

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命也

謂為命禱誥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也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也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

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破骨無面夷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若此之屬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誅之曰閔天不淑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嬖嬖予在夜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辭或曰誅論語所謂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杜子春云誥當為告書亦或為告也謂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會謂會同盟誓之辭禮賀慶言福祚之辭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謹市林反蒯苦怪反贖五怪反難乃且反行下孟反閔音旻武巾反愁魚觀反嬖求營反救九又反父音甫京音原○疏曰此六者唯目之者二曰已下雖不稱辭命誥之等亦以言辭為主故以辭包之云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者此六辭之中皆兼包父祖子孫上則疏而遠下則親而近故云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也又曰先鄭破祠為辭謂辭令

者以其目云六辭明知為言辭之字不得為禱祠言
 為辭令者則玄謂增成之云交接之辭是也云命謂
 論語所謂為命神謔草創之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
 屬也者盤庚雖不言誥亦是誥臣遷徙之事故同為
 誥又云盤庚將遷于殷誥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
 之善功者即盤庚云乃祖乃父世選爾勞是也此命
 誥之義後鄭從之云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胥命
 于蒲主為其命也者後鄭不從之者案公羊傳云胥
 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
 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又見昭四年楚椒舉云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穆王有塗山之會以此觀之胥命于
 蒲與會有異今先鄭以胥命解會於義不可故不從
 云禱謂禱於天地社稷宗廟主為其辭也又引春秋
 鐵之戰事有哀二年案哀二年衛靈公卒六月乙酉
 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衛太子為右衛為太子禱而
 為此辭言會孫者凡祭外神皆稱曾孫言昭告于皇
 祖文王皇君也衛得立文王廟故云君祖文王烈祖
 康叔者衛之始封君有功烈之祖云鄭勝亂從者勝
 鄭伯名助范氏亂故云亂從云晉午在難者午晉定
 公名范氏等作亂與君為難故云在難云備持矛焉
 者蒯曠與趙鞅為車右車右執持戈矛故云備持矛焉

焉云無作三祖蓋者三祖謂文王康叔襄公戰不克
 則以為三祖蓋辱先鄭此義後鄭皆不從之者此六
 辭皆為生人作辭無為死者之事故不從云誥謂積
 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而引春秋傳曰者哀公十六
 年傳辭此義後鄭從之引論語者為孔子病子路請
 禱孔子問曰有諸子路對曰此辭生人有疾亦誥列生
 時德行而為辭與哀公誥孔子意同故引以相續玄
 謂一曰辭者司農云謂辭令無所指斥故後鄭相事
 而言引春秋傳曰者案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
 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
 是此之辭也彼無相見二字鄭以義增之云會謂會
 同盟誓之辭會中兼有誓盟者以其盟時皆云公會
 某侯某侯盟于某以此出會中含其盟其誓必因征
 伐案春秋征伐皆云公會某侯某侯某既既有士卒當
 有誓辭故出會中兼有誓也云禱賀慶言福祚之辭
 者破先鄭禱鬼神之事云晉趙文子成室者禮記檀
 弓文案彼文云晉獻文子成室鄭注云獻猶賀也晉
 君賀文子成室此言晉趙文子成室引文略趙文子
 則趙武也晉大夫發焉見文子室成嘯大夫皆發幣
 以往慶賀之張老者亦晉大夫云美哉輪焉者謂輪
 困高大云美哉負焉者謂負爛有文章云歌於斯者
 斯此也謂作樂饗宴之處云哭於斯謂哭於適寢之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七

二十七

處聚國族於斯謂與旅人飲食宴之處張老言此者
 幾其奢泰一室兼此數事防其更為云文子曰武也
 者武文子名謂武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
 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古者有要斬領斬故
 要領並言案彼注九京當為九原晉卿大夫之墓地
 在九原故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云北面再拜稽首
 者平敵相於並列則頓首臣於君作稽首今文子作
 稽首者時晉君在焉北面向君拜故作稽首云君子
 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謂知禮之人彼注云善頌謂
 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云是之辭者是經禱之
 辭也此六者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
 皆以辭解之

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
 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

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幣號
 若云嘉玉幣云量幣鄭司農云牲號為犧牲皆有
 名號曲禮曰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
 曰翰音齋號為黍稷皆有名號也曲禮曰黍曰香合
 梁曰香莫稻曰嘉蔬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
 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大武如字一音泰
 疏所魚及一音蘇○疏曰云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
 焉者謂若尊天地人之鬼神示不號為鬼神示而稱

皇天后土及牲幣等皆別為美號焉云神號若云皇
 天上帝者月令季夏云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皇
 天謂北辰耀魄寶上帝謂太微五帝云鬼號若云皇
 祖伯某者謂若儀禮少牢特牲祝辭稱皇祖伯某云
 祇號若云后土地祇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
 土地祇謂若大司樂云若樂八變地祇皆出云幣號
 若云嘉玉幣云量幣此並曲禮文經無玉號鄭兼
 言玉者祭祀禮神有玉曲禮亦有玉號案小行人合
 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玉得與幣同號故鄭兼言玉也
 先鄭云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引曲禮曰牛曰一元
 大武者鄭彼注元頭也武迹也一頭大迹豕曰剛鬣
 者豕肥則鬣鬣剛強半曰柔毛者半肥則毛柔潤雞
 曰翰音者翰長也音鳴也謂長鳴雞齋號謂黍稷皆
 有名號引曲禮黍曰香合者言此黍香合以為祭云
 梁曰香莫者鄭注云莫辭也言此梁香可祭云稻曰
 嘉蔬者言稻下萊地所生嘉善也蔬草也言此稻善
 疏草可祭云少牢饋食禮云敢用柔毛剛鬣者大夫
 少牢祭故號此二牲云士虞禮曰敢用潔牲剛鬣者
 士祭用特豕故號一牲言香合者據曲禮黍之號也
 故彼鄭注云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
 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耳此連引之耳無所取○君
 證此士虞記文而云禮者記亦是禮○春官

天下曰天子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

王某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

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又曰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

臨祭祀者謂天子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曰孝王某

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孝故升阼階祭廟則

祝辭云孝王某為天子名也外事曰嗣王某者外

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

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又曰天子以四郊為外圓丘

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

王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天地

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

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稱有外內不關

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恐非辭義

注謂不敢同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祭

辭稱孝若凡常山川并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

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

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

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曲禮下○諸侯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國稱

者遠辟天子○疏曰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

是名若伯子男則云曹伯許男某也外事謂社稷山

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

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

諸侯無德不繼嗣為侯故不云嗣但○祭稱孝子孝

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同上○祭稱孝子孝

孫喪稱哀子哀孫各以其義稱○疏曰祭吉祭也謂

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謂自虞以

前祭也哀痛未申所以稱哀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

也○雜記上○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

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

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

法也○行下孟反媿音計反○疏曰王父至皇辟此

更為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

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

母祖母也妣媿也言得媿匹於祖也父曰皇考母曰

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夫曰皇辟者辟法也夫是

妻所取法如君故言君法也又曰皇君也○凡祭宗

考成也辟法也皆釋詁文也○曲禮下

○凡祭宗

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曰柔
 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
 祭臺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
 曰薌合梁曰薌蕘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
 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賁徒忽反翰戶且反鮮音仙脰他頂反薌音香
 奠音基齏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號牲物者異於
 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膾亦肥也春秋傳作膾膾充
 貌也翰長聲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
 脰直也蕘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
 曰醢今河東云幣帛也○疏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
 告神之法凡祭者為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
 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腳大腳大則跡痕大故云一
 元大武也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
 鬣言肥大也豚曰膾肥者膾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
 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
 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
 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

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
 開張趾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
 足間疏也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
 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
 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
 則址空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
 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而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
 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
 食言其不正也臺魚曰商祭者臺乾也商量也祭用
 乾魚量度燥溼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脰祭者脰直
 也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脰直若餒則敗碎不
 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而云清
 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玄酒是也酒曰清酌
 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徹可斟酌當為三酒未必
 為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秣者曰黍秣既軟而相合
 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梁曰薌蕘者梁謂白梁黃梁
 也蕘謂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
 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
 江東人呼粟為粢隋秘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
 稷曰明粢一句立入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
 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為酒
 為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為五穀之主是黍盛之貴

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矣名爾雅又以黍為稷
此又云稷曰明黍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
澆酒鄭注云或曰明齊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
明黍黍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
禮有明黍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
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
籍豈可哀哉又曰元頭也案釋詁文元首首則頭也
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腊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
肥腊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禮彙人云掌豢
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
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
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
有大雞或魚兔及水酒非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
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
注云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
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
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同上

右祝號

○記凡祭不諱廟中不諱
謂祝嘏之辭
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疏曰凡
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名

者也羣神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
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者若有事於
祖則不諱父也○有事○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
於父則諱祖○玉藻○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

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易以政反○富之言備
也○傳文專反共音恭○疏曰后稷

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
祿位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共儉薄之祭故
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祀其辭恭
敬其欲節儉神之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

迄于今

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
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

乃至于今○疏曰后稷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
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天者以后
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
合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
而王有天○隋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
言鬼神
下○表記○疏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
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

後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
 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
 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為立嘉名以告神季
 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
 肥腍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
 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腍者由四種
 之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
 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
 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
 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
 癩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
 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癩疾
 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腍咸有所以然者由
 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
 盛以告神曰絜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絜淨
 豐多而已乃言民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絜者
 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為政不害於民得
 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產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
 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
 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
 言嘉德者謂其國內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
 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穢由上

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
 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譏諛邪惡也所謂馨香總
 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民志故勢其
 三時使農無廢業脩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
 九族使內外無怨然後致其絜敬之祀於神明
 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
 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
 為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之主百姓飢餓民力彫
 竭不得為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
 敵大必喪其師君且修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
 之國以為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
 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言民食多告酒
 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
 以米粟為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是以聖王先成
 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
民力之普存也
博廣也碩大也
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
謂其不疾瘠蠹也謂其備腍咸有也
畜許六反下皆同蕃

音煩癩七木反本又作族音同蠡力果反說文
作療云族療瘰皮肥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膾其
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
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疥音界癬
息淺反說文云乾瘍○疏曰劉炫云杜以博碩
肥膾據牲體而言季梁推出此理嫌其不實故
云其實皆當兼此民力普存謂民力適完則得
生養六畜故六畜既大而滋息也博碩言其形
狀大蕃滋言其生乳多碩大蕃滋皆複語也癩
蠡畜之小病故以為疥癬之疾也不疾者猶言
不患此

而民和年豐也

三時春

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

酒

嘉善也栗謹敬也○疏曰嘉善釋詁文也杜
訓栗為謹敬言善敬為酒案詩實穎實栗與
田事相連故栗為德貌此栗與嘉善旨酒相類
故栗為謹敬之心即論語云使民戰栗與此相
似劉炫以栗為德貌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
而規杜過於理恐非

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慝也
慝他得反○馨香
之遠聞○聞音問

又如**故勢其三時脩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疏曰父

母於子並為慈但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
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教故以義為
稱義者友也教之義方使得其宜弟之於兄亦
友為友但兄弟相敬乃有長幼尊卑故分出其
弟使之為共言**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禋音因
敬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
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
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九族杜釋與孔安國
鄭玄不同○疏曰釋詁云禋敬也故以禋為絜
敬隱十一年注云絜齊以享謂之禋意亦與此
同也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
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
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
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
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
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
謹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

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矣是鄭從古尚書說以九族為高祖至玄孫也此注所云猶是禮戴歐陽等說以鄭玄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為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以服重者為先耳其意亦不異也不從古學與鄭說者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已之所稟承也子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

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為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設使高祖喪玄孫歿亦應不得為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桓公六年春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曰尚矣哉語魚據反能飲神人飲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宣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謂文襄靈成景○疏曰晉語皆祐對范宣子曰武子佐文襄諸侯無貳心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元帥居大傅國無姦民是以受隨范是其光輔五君也服虔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大傅○襄公二十七年春秋左氏傳

禮記通解

卷二十七

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學之卒爵而飲之

之誤也王醕尸尸報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報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與出宰夫以薦受齋黍

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鬱人贊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籩事相成○籩音煩○疏曰此大祭祀云受報謂祭宗廟者也云與量人受舉報之卒爵而飲之者謂王醕尸後尸報王之節也又曰鄭知學是受福之報非天子尊卑殺爵名者案郊特牲云舉學肉詔妥尸其時無鬱人量人受爵飲之法唯有受報時受王卒爵飲之禮故破學為受福之報也云王醕尸尸報王此其卒爵也者此約少牢特牲禮故鄭即引少牢以為證也云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報詩懷之卒爵者天子諸侯祭有二灌朝踐饋獻大名二獻之事乃有陰厭迎尸入尸尸食訖王醕尸大夫士無饋獻已前之事直有陰厭已後醕尸之事天子諸侯祭禮亡故陰厭已後取少牢特牲續之今獻鬱人量人之節當大夫獻祝及佐食之時云主人受報詩懷之者謂陰厭後迎尸入升席坐尸食訖主人醕尸尸酢主人在尸東西面受尸酢時尸命祝報主人以福遂以黍稷肺投主人詩承也主人承之納於懷中挂於季指乃拜而

飲卒爵也云執爵以與出宰夫以薦受齋黍者齋黍即所斂聚黍稷肺授之者也云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者大夫士有獻禮無獻祝及佐食之事但去天子有獻鬱人量人之量人者鬱人贊裸尸者即上文贊裸事詔裸將之儀是也云量人制從獻之脯籩者案量人云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籩之數量是也云事相成者前裸後獻祭事乃成故云○量人凡宰祭與鬱人受舉歷而

皆飲之

量音亮○言宰祭者豕宰佐王祭亦容攝祭鄭司農云學讀如嫁娶之嫁學器名明堂位

曰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文謂學讀如報尸之報宰豕宰○疏曰云凡宰祭者豕攝祭非一故云凡也又曰鄭云豕宰佐王祭亦容攝祭者豕得兩代行其祭事重掌者此據宗伯亦有故則豕宰攝之先鄭云學讀如嫁娶之嫁直取音同引明堂位者證學是器名周獻用玉爵無用學故後鄭云學讀如報尸之報讀從少牢尸報主人郊特牲云報者長也大也謂使主人受長大之福疏已具於鬱人職但此有歷字者謂鬱人與量人歷皆飲之也○夏官

右受爵

肆師嘗之日泄卜來歲之爰

田也色衡反○爰爰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

種穀嘗者嘗新穀此爰之功也○柞側百反○疏曰秋祭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柞側百反○疏曰秋祭曰嘗以其物新熟可嘗而為祭名也○正當嘗祭日肆師泄卜來歲之爰者以其餘事卜則太宗伯泄卜或大卜泄卜此及下三事皆肆師泄卜也則陳龜貞龜命龜示高作龜使卜師卜人之等為之又曰芟草對柞是殺木引詩者欲見載芟即此經芟也云載柞者柞是除木於經雖無所當欲見有草則芟之有木則柞之皆是治田以稼種故并言之也云其耕澤澤者既除草木則耕之澤澤和柔也

獮之日

泄卜來歲之戒

獮思淺反○秋田為獮始習兵戒不謂肆師正當出獮田之日則卜來歲之戒不虞之事又曰秋田曰獮大司馬職文云始習兵戒不虞者鄭

戒者以其春發夏苗泄卜來歲之戒必於秋獮之日為之曰故於是戒不虞也言不虞者虞度也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備之故鄭云卜者問後歲

兵寇之社之日泄卜來歲之稼

社祭土為取財焉○疏曰類上文嘗獮是秋則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

言泄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不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據稼而言之又曰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春官

右預卜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

膳夫親徹胙俎者謂若特最尊也其餘則其屬

徹之○疏曰凡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又曰云膳夫親徹胙俎俎最尊也者以其胙者酢也王與尸相答酢故遣膳夫親徹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者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胙俎明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已下是也○天官○小祀大祭祀贊徹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七

七

婦徹時小祝贊之○春官○小子祭祀受徹疏曰云受徹者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

時則此官受之○夏官○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君使也大

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君使色吏反○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

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並云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之是

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曲禮上

右徹

小祝大祭祀送尸疏曰送尸者謂祭未送尸而出○春官

右送尸

太宗伯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服上忍反膳音頌○服膳社稷宗廟

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疏曰兄弟之國

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祐助故以服膳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云服

膳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服是社稷之肉膳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

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注云服左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服劉子曰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注云膳祭肉又案異義左氏說服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膳以

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膳社稷之肉曰服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服熟居俎上曰膳非鄭

義耳對文服為社稷肉膳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服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云飾

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先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

周同立廟是共先王也云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服者石尚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

之辭歸者不及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服引之證同姓有歸服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

及異姓有歸服之事此與兄弟之國同故唐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

昨注云昨膳肉周禮以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故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

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

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

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是

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服膳之賜是公大行人直言歸服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弟之國亦○大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或得服膳也○春官○疏曰云交或往或來者也者欲見臣往或來者也○疏曰云交或往或來者也者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昨於王故玉藻云臣致膳於君有華桃菊是也案宗伯云服膳本施同姓尊二代之後亦得之故唐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容拜焉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注云周禮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先代之後是其事也此言○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張不言膳文不具○秋官

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疏曰知都有山川者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在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案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

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案史記伏犧已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云邑有先王之廟也云其祭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賜禽法云其來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家宗人造祭僕之事○詳見祭禮總叙○春官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 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祖廟○疏曰鄭云大夫采地之所祀者則家止謂大夫不通公卿也故載師職云家邑任翁地小都在縣地大都在翁地是大夫采地稱家在三百里之內卿為小都在四百里公為大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廟亦同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同上○為人祭

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此皆

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

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疏曰此一節明

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謂為人攝祭而

致飲昨於君子也其致昨將命之辭則曰致福謂致

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者若已自祭而致昨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

膳善也言致善味耳祔練曰告者若已祔祥而致昨

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昨告君子使知已祔

祥而已故顏回之喪凡饗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

饋孔子祥肉是也

儀禮通解

卷二十七

六

使者于阼階之南使色吏反○南面再拜稽首送反

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

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臂以豕反臠奴報反又奴到反人於反植大得反○

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豕豕不言臂臠因

牛序之可知○斷丁管反又大喚反分方云反又扶

問反○疏曰凡膳告於君子者結上也膳自祭及告

祥也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

首送者謂初遣使膳告君子之去時也展省視敬君

子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而阼階南稽首拜送

使者及命主人又再拜稽首者使從君子還反則主

人亦再拜稽首受命亦當在阼階南南面也曲禮云

使若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

臂臠折九箇者明所膳禮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

牛膳也周人性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賁

肩故用左肩也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

段以獻之也臂臠謂肩膊也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

者若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也折為七箇不云臂

臠從上可知也然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者唯

牛少牢者唯羊也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者若祭○

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以用五箇以為膳也○少饗○

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臣有祭事必致祭肉

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

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特牲則以豕左肩五箇

○昨存故反後同○疏曰云所謂歸昨者案左氏傳

麗姬欲諧申生謂申生曰齊姜欲食使太子祭祭豈

歸昨于公姬置藥而饋公是有歸昨之事也云體數

儀禮通解

卷二十七

六

文凡祭祀周人尚右故右胙皆祭故以左胙致人祭
言大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彼注云牢
豕不言臂臠因牛序之可知言肩臂臠折九箇者則
一體折爲三段則牲少體不得全自外皆然以人多
故也皆用前體者前體
貴故先用也○夏官
○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
而膳之
致福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鄭司
者言凡則諸臣自祭家廟祭訖致胙肉於王謂之致
福膳夫受之以爲王膳故云受而膳之又曰云致福
者謂諸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者案禮記少儀
云膳于君子曰膳案玉藻膳於君董桃刻彼謂諸侯
之臣禮此王之臣亦應云致膳而云致福者凡祭祀
主人受福若與王受福然故云致福知諸臣有致胙
法者案春秋左氏傳昭十六年于產云祭有受胙歸
胙彼注云受胙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胙謂大夫祭
歸肉於公也今彼雖據諸侯禮王之臣
致胙亦然故云歸胙於王也○天官

右致福○傳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胙
振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
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
胙者何也俎實

也祭肉也生曰胙熟曰膳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小名石尚欲書春

秋欲著名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胙于春秋復正也疏曰從祀先公前有失正之文於後言復正今復正前無失正之

文而曰貴復正何解復正之文雖同義須有異
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上而歸胙美
之故曰貴復正

○倍公九年夏會于葵丘王使

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比二王後○疏曰傳稱天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

此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以胙知胙是祭肉
也周禮大宗伯以胙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玄

云胙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
也胙膳卽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

賜也倍二十四年傳曰宋先代之後禮合得之今
客天子有事膳焉是言二王之後禮合得之今

賜齊侯是尊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使孔

比二王後也

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疏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天子同姓謂之

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鄭玄云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齊桓是九命之伯故以伯舅呼之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

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耄田節反一他結反勞力報反○七十曰耄級等也○疏曰釋言云耄老也舍人云年六十稱也郭璞云八十為耄釋名云八十曰

耄耄鐵也皮黑如鐵彼說或云六十或云八十杜云七十曰耄耄者耄之年齒既無明文曲禮云

七十曰老爾雅以耄為老故以為七十曲禮升階之法云涉級聚足是級為等也法當下拜賜

之勿下是**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言天監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疏曰顏謂

額也揚雄方言云額額謂額也中夏謂之額東齊謂之額河頰淮泗之間謂之額魯語云蕭慎氏貢楛矢長尺有咫賈逵亦云八寸曰咫說文云周制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

小白余敢

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小白齊侯名余身也○疏曰諸自稱余者當稱名之

處耳齊侯既稱小白而復言余故解之余身釋詁文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孫炎曰余舒遲之

身也郭璞曰今人亦自呼為身**恐隕越于下**

隕越顛墜也據天**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直類反下同**遺于季反**

○拜堂下受胙於堂上○疏曰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

史述命侯氏降階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彼侯氏降階再拜是此下拜也

○春秋左氏傳**宋成公如**

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

皇武子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

焉

有事祭宗廟也膳祭肉尊之故賜以祭胙**有喪拜焉**

宋弔問喪王時拜謝之○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答拜以其為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

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先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則否豐厚可也僖公二十四年春秋左氏傳○子產曰

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子孔嘗執鄭國之政○疏曰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轅

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使所

則孔張雖是大夫亦得立廟而云卿得立廟者以子孔是卿故以卿言之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於家以為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有

祿於國受祿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

職有所受服歸服服市軫反○受服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歸

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疏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鄭玄云蜃大蛤飾祭器之屬也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玄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是蜃為器名祭肉盛之服器以獻遺人因名祭肉為服孔張是大夫也而云受服歸服故知受服為君祭以肉賜大夫歸服謂大夫祭以肉歸於公也故周禮祭饌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是在下之祭有歸服之義又傳有成子受

服于社前代諸儒皆以服為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故違傳證以破先儒以為服亦祭廟之肉以規杜氏文無所出其義非也然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自祭私社而得歸服於公者謂大夫奉君命以戒事攝祭於社故其祭在杜直言祭歸肉於公亦不謂家祭也

廟已有著位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曰謂鄭伯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曰謂鄭

著位在廟中以有事為業言其所掌有常也服虔以為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司勳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子孔作亂而歿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

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

亂而歿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

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

亂而歿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

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

亂而歿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

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

亂而歿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

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孔子

亂而歿公孫泄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

食在廟○昭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音稅

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漢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告子下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

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昨可少緩耳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

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論語鄉黨

司巫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理性玉者也守瘞則去之
○春官

右守瘞

太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下同○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

曰攝訓為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服歷而皆飲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
凡大祭

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薦徹豆籩王后之事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為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

故退徹文在
○春官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貶祭祀而警戒

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者糾謂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

校錄所當共之牲物○疏曰知此上下是有故使人祭者觀此文勢得知故云受命於王以既祭祀既祭

帥羣有司反命於王以王命勞之明是王合祭有故人攝之者也既祭帥羣有司而

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凡祭祀王之所不與

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司農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則

賜之禽公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也女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疏曰先鄭云王之所不與謂

非郊廟尊祭祀則王不與也後鄭不從者案司服六冕所祭皆王合親為何有非郊廟不與者乎故不從

之先鄭以則賜之禽謂卿大夫自祭其先亦賜之禽後鄭不從者卿大夫自祭其先是其常事何有王皆

賜之禽也故以為同姓有先王廟者若然經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則文云祭祀是畿外同姓諸侯魯衛

之屬者也○夏官

右不與祭○傳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

則使人可也祭統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

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論語八佾

祭過時不祭○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

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疏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

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

其禮者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

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

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關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

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疏曰接祭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

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矣者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

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祭而已矣者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

至已殺之後也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是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共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外親割薦血而行朝

踐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及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是一也此云不迎尸

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

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霽禮皆為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

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

自啓至于及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已飯扶晚反侑音又醑音亂後同既葬彌吉畢獻

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

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

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

酒醑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

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

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

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

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

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

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

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

行

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巳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家宰攝主酌酒酌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酌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酌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巳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又曰經云祝畢獻止諸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自啓及至反哭自當禘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反哭常禘此郊社之日郊社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常禘此郊社之日郊社

尊故禘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禘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祭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喪三年不祭唯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會子問○**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紼音弗○不敢以卑廢輻勸倫反索悉各反○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輻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輻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短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會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

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絀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絀也天地社稷之祭豫上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絀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卒哭而耐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歿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為既耐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二十二年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寢添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二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王制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歿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自餼牲器時也

燹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帥必利反○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案上天子有祭五祀

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遺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燹及夫○**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歿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疏曰不直云大功以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會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其齊衰之祭也**又曰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

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疏曰若遭異門齊衰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大功酢耳則主人酌酒醑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

而已矣

疏曰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

而已矣

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

而已矣

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

而已矣

室中之事謂

而已矣

賓長獻○長

而已矣

知丈反○疏曰小功與總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

而已矣

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主人主人獻祝

而已矣

及佐食畢女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

而已矣

食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

而已矣

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

而已矣

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與祝

而已矣

在室中北相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人主

而已矣

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

而已矣

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

而已矣

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

而已矣

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總麻兼內外知

而已矣

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

而已矣

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成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

而已矣

內喪總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

而已矣

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成於宮中及大夫為士之

而已矣

貴妾總麻子為父後者為其尋總之屬皆不祭士之

所以異者總不祭

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疏曰

所以異者總不祭

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

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

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

加總小功二等合為十一

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

而值喪也

大夫祭值總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

禮則小異耳

士值總小功不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

輕故為輕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親伸情也

謂若舅舅之子從

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總祖禰於死者無服

鼎俎既陳則亦祭也又曰此等於已雖服總而於祖

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

為主母親於已服總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

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

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總不

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總為文似不關小功故

鄭以總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曾子問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歿則猶是與

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

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與音

同○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使色吏反○

儀禮經傳通解

卷二十七

九

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告者反而后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

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

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曰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二

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次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又曰案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雜記下

右廢祭○傳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

廟仲遂卒于垂大音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釋張本不

言公子因上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為于為反省所景反竟音境○疏曰有事祭也者謂禘祭也釋例以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公則知此言有事亦是禘也祭之日仲遂卒不言禘而略言有事者禘事得常不主書禘為下釋祭張本耳上言公子遂如齊此言仲遂卒不言公子者此書有事為仲遂卒而省之與上相連猶是一事因上行還間無異事已有事于大廟何得為閒無異事秦氏釋云有事于大廟是為仲遂卒起文止是一事故云閒無異事也既不稱公子而稱仲遂者時君所嘉寵故稱其字非義例也定五年傳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房是魯地卒於竟內故不**壬午猶釋**書其地垂是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也
萬人去籥去起呂反注同籥羊略反○釋又祭也猶者可止之籥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友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惡烏路

反聲聞音問又如字○疏曰釋又祭釋祭文孫
 炎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公羊傳曰釋者何
 祭之明日也穀梁傳曰釋者祭之且日之享賓
 也天子諸侯謂之為釋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
 謂之賓尸釋詁云釋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以賓
 敬此尸也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
 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是
 萬為舞名禮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干楯也戚斧也此舞者左手執籥右手執斧故
 謂之武舞言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萬為名
 詩言碩人之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鄭玄云
 籥如管六孔何休云吹之以節舞也故吹籥而
 舞謂之文舞魯人知卿佐之喪不立作樂故去
 其有聲而不知廢釋納舞去籥惡其聲聞也尋
 杜注意直云萬舞名又注隱五年亦直云萬舞
 也下問羽數則萬是舞之大名不取公羊萬是
 干舞之義則執羽吹籥是為萬舞故杜云納舞
 去籥惡其聲聞是無干舞籥舞之別名也沈氏
 云案會子問嘗禘郊社籥既陳天子崩后之
 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釋
左氏曰有事于大廟
 是又祭為輕故當廢之

襄仲卒而釋非禮也○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

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釋家語○穀梁子

曰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

遂之卒繫祭廟之意也仲遂有罪而亦書日者
 宣公與遂同罪猶定公不惡意如而書日也或
 當辛巳自為祭廟不為仲遂也案公子翬當桓
 世無罪則不去公子仲遂非宣惡人而去公子
 者翬非桓罪人故生存不去公子之號仲遂於
 宣雖無罪死者人之終若不去公子嫌其全無
 罪狀故去之若然何以不去日者既替其尊號
 則罪已明故不假去日也傳稱公弟叔仲賢也
 遂未賢而稱仲者杜預云時君所嘉何休云稱
 仲者起嬰齊所氏范雖不注理未必然蓋以遂
 見疏而去公子經不可單稱遂卒遂於後以仲
 為氏故稱仲遂卒也然仲遂以罪見疏即見是
 罪惡之臣而譏宣公不廢釋者宣公與遂同心
 釋祭之時則納舞去籥而為之故所以譏也
為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
 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

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

傳十六年傳曰大夫不言公子

公孫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

遂與宣公不共弒子赤

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

若書公子則與正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

則其卒之何也

據公子翬不書卒

以譏乎宣也其譏乎

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去簫萬卒祭事言今不然

壬午猶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釋者祭之日曰

之享賓也

疏曰且日猶明日也何休云釋者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

諸侯則以大夫為之卿大夫以孫為之夏立尸設坐尸周放酬六尸唯士宴尸與先儒少異則

抱意或與何同也案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子諸侯禮大

故異日為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

三代之名者案爾雅云夏曰復昨殷曰彤周曰釋是也謂之復昨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彤者

彤是不絕之意也謂之釋者釋陳昨日禮也何休又云禮大夫成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

聞之者去樂卒事至卒事而聞之者萬入去簫廢釋今魯不以為譏范意當亦然也

萬舞名以其為之變譏之也

內舞去簫惡其聲

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公卒子曰萬于舞也

于謂楮也

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

○疏曰欲言其樂文無樂名欲言非樂祭祀用之故執不知問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

故名之云爾者春秋說文昔武王一會八伯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蓋以萬是總名故據以言

耳簫者何簫舞也

簫所吹以節舞也吹簫而舞

簫是樂名欲言是樂臨祭見去故執不知問云吹簫而舞文樂之長者正以萬是武樂入而用

之而簫其言萬入去簫何

據入者不言萬去樂特備

不言名者即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簫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去其有

聲者

不欲令人聞之

廢其無聲者

廢置也置者不

存其

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疏曰欲道存心于樂而有去籥之文欲

道存心于股肱而釋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夫禮大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卒事而聞之者廢釋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據

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疏曰欲言是

禮書而譏之欲言未禮乃當正祭之明日故執不知問言禮大夫成為廢一時之祭者正以正

祭為吉事也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即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云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注云思痛不忍舉卒事而聞之者

即檀弓下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釋是也注言入者據

未奏去籥時書者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之意也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

思痛本疏
作思痛

祭唯郊社越紼而行事可者即王制曰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鄭注云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輶車索是也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

樂卒事

去起呂反○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為于

為反復扶又反○疏曰有事謂有祭事于武公之宮廟也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

武執干鍬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故於是去樂不用而終卒祭事也叔

弓之卒當籥入之時故舉籥入也及其去之則諸樂皆去故云去樂鐘鼓管磬悉皆去之非獨

去籥舞也祭禮具俎既陳籩豆既設然後舞樂始入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又

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又曰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大廟彼皆書

禘此傳言禘于武公則亦是禘不書為禘而言有事者此經所書不論禘祭是非略書有祭事

者本為叔弓卒起也止為叔弓之卒須道當祭之時所書不為禘也釋例曰三年之禘自國之

常常事不書故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
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
也釋例亦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
年為節當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十日而後行事
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見莊公
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三年一禘若
計襄公之歲則禘常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
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歲則禘當
在十三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
得常者釋例曰禘于大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
時之為也雖未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
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是言于
武宮者時之所為實非禘年用禘禮也實非常
但經之所書唯譏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譏耳既
不以為譏即是得常故云祭雖得常叔弓為非
常也武宮者魯武公廟毀已久矣成六年復立
之遂即不毀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
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武
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是魯以武公為不
毀之廟故禘于其宮不于大廟亦非常也
氏曰禘叔弓泄事簫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臣大

卒故為之去樂
穀梁子曰君在祭樂之中聞
為于偽反

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疏曰禮

則不疑而曰有變以聞可乎似有嫌疑則非禮何可言禮也祭祀重禮國之大事一物不具則為失所以卿佐之卒而闕先君之樂而不具則止祭嫌有失禮釋之復言可乎問言禮意
君在

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
變謂大夫國體也

也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
占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死者不可復生重莫大焉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夫死以聞可也○疏曰命告也大夫與君一體情無疑貳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

公羊子曰其言去樂卒事何
據入者言萬去簫言名不言卒事○

疏曰據人者云云必者即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簫是也然則彼乃入者言萬此則入者言簫彼則去簫言名此則漫言去樂而已彼又不言卒事

與此異是故弟禮也以加錄卒事即非禮但當

子據而難之言去樂而已若去簋矣總

言樂者明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不忍

悉去也舉卒事祭畢竟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祭云云者謂已於廟內王其祭事者矣云古有

彼樂士論語云四方之民強負其子而至矣之

言故也大夫不世者謂凡平大夫也不得以有

功德大夫難之注孝經至敬同又曰何氏之意

以資焉取言取事父之道以事君所以得然者

而敬同故也以此言之則何氏解孝經與鄭稱

同與康成異矣云云之說在孝經疏○春秋左

氏公羊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

而往也日為卒日○疏曰賓尸事畢而往也者

正以禮大夫祭謂之賓尸故也云日為卒日者

正以春秋之義失禮鬼神例日今非失禮

知日為卒○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傳通修○衛

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革居力反○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必請往急乎

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縣音玄潘

脫君祭服以祔臣親賢也所以此祔之者以其

不用襲也凡祔以斂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

○疏曰此一節論君急乎臣之事柳莊為衛大

史今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

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

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

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

其賞辭而納之指云世世恆受此邑至萬世子
 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
 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又曰案士喪禮
 君使人祔不云祭服祔臣今君以祭服祔故云
 親賢也得以祭服祔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
 夫白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祔也祭服
 既尊得以祔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祔衣而
 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襲惡
 故不敢用君之祔衣也案士喪禮云君祔衣及
 親者及庶兄弟之祔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
 祔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
 用庶祔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
 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祔也既云不必盡用明
 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祔故士喪禮大斂君祔
 祭服散衣庶祔凡三十稱又云君祔不倒是大
 斂得用君祔也云凡祔以斂者謂庶祔以小斂
 君祔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
 ○公父文伯之母
 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康子往焉闕門
 與之言闕草委反闕也門寢門也皆不踰闕闕門限也皆

不踰闕而出康子不踰闕而入傳曰婦祭悼子
 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是也
 康子與焉悼子穆伯之父敬姜酢不受徹俎不
 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不宗不
 具不釋釋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
 賓尸與祭同日此言釋者通言之也賈侍中云
 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謂宗臣不具在則敬
 姜不與釋不盡飲則退謂立曰飲坐曰宴言宗
 具則與釋釋畢而飲不盡飲禮而仲尼聞之以
 退思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
 為別於男女之禮矣國語魯語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七終

[Faded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